

苦
海
魯

A decorative border surrounds the text. The top corners feature large, detailed leafy branches. The sides are decorated with smaller, stylized leaves. The bottom corners show stylized plants with vertical stems and small leaves. The bottom edge has a wavy, wave-like pattern.

海 苦

著基斯伐什羅先蘭波

譯 彦 魯

館書圖東亞海上

1929

882.157
839



3 0536 3208 3

序

這一部讀不下去的書，我終於讀完了幾遍了。譯不下去的書，我終於譯完了。

呵，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工作，我必須把我的心浸在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充滿了無窮的痛苦的海底裏。

我是想給這部書做一篇較長一點的序的，在翻譯完了之後，但我完全不能寫了。沒有比這再痛苦，再去回想到書中所寫的一切，雖然牠自己也會一湧到我的腦裏來。

一切都是這樣的憂鬱，黑暗，悲痛而且絕望，我不能不為書中的每一個

34323

主人翁流下同情的淚來，當我讀着，譯着，或者想到的時候。牠給了我這樣沉重的壓迫，我幾乎完全透不過氣來了。

但牠同時却又充滿了這樣強烈的生的呼聲，牠比任何的呼聲都來得迫切：和善的法路奧，慈藹的安卡，平凡的格萊哥呂，天真的皮透哈夷，甚至已經腐爛得剩一根骨頭的沙耳巴和庫士雅西——這些最不幸的人都有着熱烈的希望和生的顫動，使我旅行在這最苦惱的國土中的時候，也微微噓出了氣來。

尤其是美爾干夷，這個故事中的主角，被稱爲吃人的人，地獄裏的人，魔鬼的女人。她斃了她自己生的小孩，她放火燒死了別人和自己的那個美爾干夷。呵，美爾干夷！她是一個真正的魔王，顛反着一切，毀滅着一切的魔王！她的心裏充滿着狠毒，口裏湧流着咒詛，她的兩手握着的是殺人的利

器。但或許是因為如波蘭文學史中所說，作者先羅什伐斯基（W. Szymborska）會流放於西伯利亞的緣故罷，他終於寬恕了她一切，揭開了她的比任何入更強烈的生的呼聲，更迫切的更熱烈的情感：

「……我有了你，我一切都會找得來……我給你做幾件寶貴的皮衣；我去捉一些狐狸，兔子，狼和野鹿來……我會安置捕獸機，自射槍，你每天吃着肉，最好的肥肉，美味的魚。我會做一個很好的人，這樣的好，這樣的可愛，如同秋霜後的菓實一般……我現在是一個壞人，因為我沒有誰……當我走到那個世界裏，看見人人安靜地休息着，笑着，吃得飽飽的，有小孩，有牲畜的時候，妒恨就在我的靈魂中生長：我必須毀壞一種什麼，破碎一種什麼……好讓他們也知道，什麼是眼淚！但爲了你，我可以做一個可愛的，安靜的人……」

或許是因為我活在類似西伯利亞的中國的緣故罷，我也終於深切地瞭解了她一切，寬恕了她一切，而且更其喜歡了她，雖然她是一個這樣可怕的女人：

「……美爾干夷的高長的身材，她的嚴厲的面色，她的尖利而閃爍的目光，使一切的談話都靜默了下來；他們只有在門後自由的談着；美爾干夷在場的時候，法路奧便不再取笑；安卡總是發起抖來，當這個惡人的目光射到她的面上或手指上的時候……」

唉，這樣的女人，或是男人，在類似西伯利亞的中國是需要的，是急切地需要的！

「……生命之蠶並沒有連根拔去，並沒有和那些不幸的人一起毀滅，——牠又會在人身內生長，那些被咒詛過的沙漠又會充滿起來，又會呻吟

起來。」

那末，美爾于夷就在中國生長罷，我渴望着。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魯彥於南京。

附記：此書由世界語本譯出，原譯者爲波爾巴因博士（R. Bein）。

世界短篇小說集中尚有我譯的對神的犧牲一篇，亦爲先羅什伐

斯基描寫西伯利亞生活的作品。



在極北的泰夷嘉荒林中有許多神秘的地方，本地人總是不願意談到牠們，躲閃地回答人家的詢問說：「只有風吹到那裏去，海鳥在那裏住宿。」水在那裏做着王，到處可以看見青白而閃爍的水，水上的天空被水反映成青白的顏色。在藍色的澤國裏，河流四面八方蜿蜒着，猶如水螭的鬚鬚，結出許多黑色的網結和網眼。平地上站着一些稀疏的樹林，彷彿眼毛似的；這裏現出一座小山，小山上有較高的較鮮健的樹木，那裏有一條小河，小河結合着兩條水道，淙淙汨汨地打破了靜止的水的單調。在那種珠子般發光的空



間，眼睛是要迷亂的，牠只有休息在遠處，島和海角的模糊的畫圖上。

可驚地憂鬱的國土。

但創造這些澤國的劇本的主要者却是牠們的邊岸。那裏的湖沼最使人驚異的並不在那時候，當暴風搖撼着牠們，湧着狂濤的時候；並不在靜朗的日子裏，當金色的陽光吻着似在睡眠時遮蓋着的牠們的胸脯，而牠們的鏡子映着最小的一片雲，映着俯在牠們上面的天空的最美麗的景色的時候；也不在夜裏，當光月在牠們上面顫動着，皎潔的星火在牠們黑色的深處燃燒着的時候；那是在那時候，是當牠們的千萬道微波爲和風所吹動，低聲地吟咏着愛撫那厭惡的邊岸的時候。湖沼們愛撫着牠們，因爲牠們是什麼也沒有了：沒有岩石，也沒有高堤……因爲倘若連這些可憐的邊岸也不存在了，水使會消失，便會流入那在誰都苦痛的，無情的，深奧的大洋裏。因此牠們愛撫地灌

近沼澤，飲着潭泥的水，舐着污穢而皺褶的苔蘚。這時像死了一般的灰色的水面便一點沒有反光。難看的縐紋和黃色的泡沫的網在牠們上面流着，爲風推動着，在波浪的響聲中，可以聽出無窮的悲哀……這就是那裏的湖沼，當牠們活着的時候。

但在冬天裏，當風撒下成羣的雪片在結冰的水面，霜催白了樹枝和樹幹的時候，四周便變成了無邊的，白色的，空曠而死屍般的大理石的墓地，上面籠罩着冰天。這時甚至連風也不在那裏呼噓了。僵硬的地躺在不能形容的沉寂中；稀疏的秦夷嘉像蛛絲似的這裏那裏蒙着地；不流動的尖銳的空氣像沉重的水晶，壓迫着一切。太陽沒有一點光，出來後又立刻落下了；長的夜，下面黑暗着，上面燐火般閃爍着。沒有什麼打破那死屍似的沉寂；有時只有冰地爆裂的聲音翻滾着，牠翻滾起來像死的震動一般，各處僵硬的空氣

和死僵的地，樹林和水，都發熱似的顫動地重覆着那種聲音，於是那聲音就變成雷一般。此外便沒有什麼。一點沒有什麼了！……沉寂。有星霜落地的微聲，那是冰凍。孤獨常使旅行的人歡樂——除了他，沒有人在冒嚴寒。

一次，在深冬的時候，不常有的聲音打破了神聖地的沉寂了。兩匹北方的鹿拖着一輛冰車，載着兩個披着極大的外套的人，軋軋地呼呼地爬過了林中的小路和大墳墓的石板般的平滑的湖沼。他們用力地在雪堆中前進着，雪到了他們的膝上；從遮蓋着他們面孔的皮上，呼呼地響着飛出來呼吸的蒸氣，這蒸氣和從鹿的出汗的週身所發的蒸氣連結着，形成了一朵移動的雲，這雲又立刻落在他們的衣服和鞍具上，如雪片一般，或在他們的背後飛着，如白色的長帶一般，如汽船後的浪花一般。他們好像在白色的海上低飛着，發光而且冒煙的一顆有顏色的榴彈。那一個男子，一手牽着鹿的韁繩，一

手握着一根挺直的樹枝，靠着身體，好像牠是禪杖一般。他不時注意地看望着白色的叢林，或蒼白的湖和天空連結着的遠處。那一個女人，很像什麼也沒有看見，因為她的鼠尾的領子完全蓋住了她的面孔。但有聲音在指導她。這事並不困難，因為最微細的聲音在她的背後跑着，如同尖利的磨齒聲一般。她一聽見鹿突然停住時，她便迅速地扯下了面上所蒙着的衣領，從外套的裂縫中望了出去。鹿轉了側，橫立在路上。那個男子，便放下了面上的風帽，用杖指着樹林中間的空地，低聲的說：

「他曾在這裏走過……你不看見嗎？……」

那個女人迅速地用手抹了一抹蒙着霜的眼臉，她很清清楚楚的看見了地上有寬闊的人的脚印。那些脚印先在樹林的中央，隨後發現在他們所走的小路上。

「這很像離此已不遠了……等一等，讓我喊一下看。」

他開始嘎聲的喊叫了：

「喂！……呵……喂……呵……」

那女人也用她的微弱而響亮的聲音和着男子的喊了。他們倆是雅庫特人。

他們靜默了下來，傾聽着。但在凝靜的空氣中，俄頃之前他們的叫聲像鐘聲般響着的，現在主宰着深沉的沉寂了。

「很像不在這裏！……也許……他們已經死了罷？」那男子說。

「不，他們一定很長久的活着的！」女人帶着顫動的聲音回答說。「往前去，畢鐵路蒼！……」

畢鐵路蒼躊躇了一會，看了看道路，最後趕着鹿走了，但他遠離着那些

神秘的脚印。女人已不再蓋住面孔，雖然可怕的嚴寒割她的面頰，鼻子和眼險。她的黑色的瞳神憂鬱地望着使她的同伴非常恐怖の脚印，她的心愈加跳動得強烈起來，壓緊了她的呼吸，阻礙着她的前進。

「我的上帝！……連這個討厭的人也害怕了……」

他們又走了幾百步；畢鐵路蒼這樣用力地扯着韁繩，甚至鹿的脚敲着冰車了。同時他的兩手舉得高高的，伸着脚，好像要儘力遠離他所看見的東西一般。面巾從他的臉上掉了下來，他的面孔便在皮做的風帽下顯露出來：一副可憎的面孔，扁平的，生滿了疹子，爛脫了鼻子，眼睛中生着膿。牠現在是死似的蒼白，滿是大滴的汗。

「安卡……安卡……你看……血呢！……」他喃喃的說，「不，無論爲了世上什麼，我不再去了，……我不去了，不，……殺了我罷，我不去

了！……」

的確，有人留下了血跡——黃邊的紅玉般的大斑點。安卡注視着這些痛苦的記號，她的恐懼不亞於畢鐵路蒼。

「男人，還是女人呢？」她問。

畢鐵路蒼望了一望血跡的中央。

「誰能知道呢？女人，好像是。」

「畢鐵路蒼，我的好人，我的寶貝……我們再走一點罷。你先叫喊一下，我們隨後再走。」

「好，我叫喊！但是我無論怎樣不走了。我爲什麼應該死亡呢？他們需要援助，他們應該自己去尋找。我們且把包裹丟在這裏罷。他們會來的，會來取去的……在這冰天雪地中，一切都不要緊，沒有人會來偷的……狐狸

嗎？」他躊躇了一會，但他立刻又轉到原先的主意上去。

「我會對大家說，我們在路上發見了血跡，我們一步也不能再往前走……沒有這樣的法律，要人家往有癩病人的血跡的地方去……只要看了一看也可以生病的……這位『太太』是不開玩笑的呀。」

「那末我是誰也不能看見的了！」

「比較好些，不見……爲什麼要去看呢？他已像一個死人。你現在應該多看看我……我沒有鼻子，但他的臉上已完全沒有肉了……」

「畢鐵路蒼，畢鐵路蒼……你原已允許過。只要一次，只這一次……也許，我一看見他的無肉的面孔，我會忘記他的……他的影子從此會不再在夜裏磨難我的呀？沙門原已命令過……我願意平靜，像別人一般……我願意牠改變。那時，也許我會愛你的，會習慣的……」

畢鐵路蒼不願意的搖了一搖頭。

「我可以叫喊，但我不去了。這是徒然的。無論那個，生命都是寶貴的……我本是可以去的，但那血……即使一聞到那氣息也是可以生病的。那時你就不能跟我到那邊去了，呵，不！喂……喂……呵……呵……」

他們儘力提高着聲音叫了幾次，推下了耳上的風帽，注意地傾聽着。過了一會，從蒙着冰凍的蒸氣和樹林的花編的遠處，向他們這裏飛到了一種類乎狗鳴的訴苦的呻吟了。

「你聽見嗎？他們在這裏了！」安卡叫着說，立刻跑了。

畢鐵路蒼扯住了她的衣袖。

「你瘋了，女人！再走一步，你就走到血跡裏了！」

「我應該，我應該。我在遠處望一望……你且在這裏……我立刻就回

來，立刻……」

她從他的手中掙扎出，便在雪堆上走去。風帽完全從她的面上掉了下來，冰凍在她燦熱的面上撒下一些寒冷而且白色的吻，濃密的空氣壓着她的急促的呼吸。她好像覺得將要跌倒了；她驚異着她在她的脚下奔跑，心是這樣可怕地跳着而痛着。她那望着遠處的眼睛沒有看見畢鐵路蒼恐懼地在她後背跑，她的耳朵沒有聽見冰車的軋軋聲和鹿的呼呼的鼻息聲。最後她看見了遠處的由爾太（雅庫特人的屋子）了。那是在雪堆的中間，雪一直蓋到了屋頂，屋前有幾個黑色的人形。他們望着她，跪在地上，伸着手。她認出她的丈夫了。他跪在別人的前面。她向他奔了過去，忘記了一切。

「安卡！……安卡！……等一等！站住！……你怎麼呀？……等一等，我對你說！」畢鐵路蒼在她的後面叫着，想捉住她。她沒有聽他的話；她愈

覺得追上來，鹿蹄聲愈響，她愈加跑得快了……她的走近使那一羣不幸的人起了喧譁。第一個跑過來的是一個幾乎赤裸的小女孩；她的後面跑着一個瘦削的，長頭髮的，唐古特人似的人；隨後連一個滿面傷爛的活屍也從地上起來了。只有她的丈夫僵硬了似的跪着，雖然他望着她，但他好像一點也沒有看見她。就是那一副面孔，那一雙憂鬱的眼睛，她曾經吻過了這許多次數的！

她向他跳了過去，握住了他一隻手。

「你是……活着……喘息着嗎？格萊哥呂……你的面孔還在……他們撒謊……你的口也還沒有爛……我不願……我將住在這裏……無論什麼地方，我寧願和你一起……他們都磨難我……我好像是一個被咒詛過了的人……他們都避開了我……那個沒有鼻子的人……畢鐵路蒼……只有他……」

她慌亂的說。

「你也病了嗎？」那一個活屍吃吃的說，觸着她的手臂。

她瞥了一眼，連忙跳到一邊，避開了那隻向她伸着的殘缺無指的血手。她觀察他的可怕的面孔：牙齒在腐爛的唇中發光，彷彿露着猙獰的微笑似的……知覺突然在她那大睜着的瞳神中發光了！

「你爲什麼觸着我呀，討厭的人？……你知道，這是不許的。什麼事情呢？……」

那個活屍笑了。

這時，一個瘦削而年青，比別人穿得好一點，站在門內狐疑地觀望着生客的女人，突然張著手臂撲出來了：

「站住，站住！把你載來的包裹去下。那是我們的。是那邊的人送來

的，我知道……站住，不然，我把我自己的血塗在你的臉上……你這討厭的，沒有鼻子的魔鬼……快把所有的東西留下！」她叫着跑過了安卡和格萊哥呂的身邊。這時別的人也往那邊看了；畢鐵路蒼，已轉了冰車預備逃奔的，躊躇了，隨後他急急忙忙地丟下包裹來：食物，衣服，甚至還有被窩。他丟下了一切的東西，便鞭着鹿疾馳而去。那個女人一點也不想追趕他；她笑了一笑，俯身觀看丟下的東西。受驚的畢鐵路蒼把他自己的東西也丟了下來，增加了人家叫他送來的財物。病人們都爬到贈品那裏，好奇地細看着，人類的歡樂的光便在他們痛苦的，獸類般的面孔上發起亮來。

「畢竟人家還記得我們。在這世界上還有善良的雅庫特人！」那個長頭髮的，像唐古特的人嘆息着說。「甚至對於你，皮透哈夷，人家也沒有忘記……你看：人家送了一件小衫來給你了……人家給你送了一件完整的小衫

來了。」他加上一句說，一面從包裹中出扯來一件小小的孩子的棉布衫。露着慈藹的微笑，他將小衫給了那個赤裸的，如猴子般跳動着的小女孩。

「還我，那是給我的！」那個高長的女人叫着說，從女孩的手中搶了小衫。

「你從那裏知道，這是給你的呢？上面寫着嗎？你不會生出穿這件小衫那麼大的小孩！」那個長頭髮的人露着惡意的微笑說。

女人憤怒地看了他一看，轉了身，但她沒有放棄她手中獲得的東西。

二

紅色的火光在低矮的雅庫特人屋子的天花板上和蒙着煤烟的傾斜的牆壁

上爬着，射出圍坐在火爐旁的人的可怕的大影子。有人在煮晚飯，所有的病人都聚集在一起，觀看着這重要的工作。甚至沙耳巴和他的妻子庫士雅西——兩副沒有肉的活骨骼——也坐在鍋子旁，戰慄着，低聲呻吟着，饑涎地看着正在沸滾的水。

「你們還不死嗎，腐朽的老人？……死總是不能找到你們，也不怕你們……養着你們真是無聊，」那個身材高長，曾搶了皮透哈夷的小衫的女人譏笑他們說。

「不要瞎說，美爾干夷，牠也會找到你的……」

「讓牠找罷！我不怕！同你們一起在這裏並不快樂。」

「牠會磨難你，你會太太的受苦的……手和腳會從你身上丟下……你將不能再做英雄……你將屈服。」庫士雅西嘆着氣說。

「我願意早死，我不願等待着。」美爾干夷回答說。

「你太倔強了。你也許會更早的需要別人的幫助呢！」那一個長頭髮的人，人家因他呆笨的姿勢和緩慢的說話給他綽號爲法路奧（意爲和緩之流水）的說，含着深意地看了那個女人特別粗大的腰一眼。她紅臉了，她的眼睛發出光來，但她不再說什麼。這時她的心思已完全爲從黑影中板凳上所出來的喃語所佔居了。

「……我沒有躲避的地方。人家把你帶走時，我的兄弟奪去了母牛，把我趕了走。你要是傳染了，他說，我也怕你。別人也怕。倘若有人收留我，也只有在一天兩天。我只好做最苦的工，睡在最壞的屋角裏，在肥料堆中，用另外的一隻盆子吃。我這個主人，我這個夫人，竟和狗一起吃了。地上沒有我的地方……我不止一次好意幫助過的那些鄰居都侮辱我，罵我。我在他們

彷彿是鞋底……我在富翁西門那裏住得最久。他不給我東西吃，但他至少還不會趕我走。我行乞度日。但當我在裁判所告我兄弟奪我財產的罪時，西門也把我趕走了。『我不需要驕傲的有錢的女工，鄰居們會憎惡我。』我的兄弟毀謗我，出了些詭計，答應養活你。他說他已送了許多東西給你。人家判給他一半，另一半，命他交還。他曾送了一點什麼給你嗎？」

格萊哥呂靜默着。

「我早知道他在撒謊，但連你們這裏的蒸氣也沒有飛到我們的世界去……大家說我沒有男子不能當家，牲畜會死亡；因此他們將一半財產交給了我的兄弟，叫他養活你。」

「相信他罷……」格萊哥呂喃喃的說，「那末你的一半呢？」

「沒有土地，沒有工人，沒有草料，一個女人能做什麼呀？最後，畢鐵

「路蒼把我娶去了！」

她靜默了，困難地呼吸着。

「那個沒有鼻子的人嗎？」

「是的，這個……醜惡的，可憎的……」

「他……愛你嗎？」

她低聲的哭了。

「我應該怎麼辦呢？死逼迫着我。在我一切都是可憎的……悲嘆與強烈的憂鬱好像我的影子一般跟着我。我不能忘記你，我不能忘記我們相識的情形，我們幸福地過活的情形，當你娶我的時候……我的內心充滿了眼淚……我想看見你……只要一次，只要在遠遠的地方。但現在情形改變了。我在這裏了，我和你在一起了……我不懊悔！我們是到處都要死的，無論死在那裏

都是一樣……你還可以活得很久，我們還可以享受愛的滋味！我們一起死！我不能忘記……痛苦壓迫着我的心，把我推到你這裏來了……」

「相信她罷！」美爾于夷突然嗤嗤的說。「誰自願到這裏來……活的人到這地獄裏來呢？人家把她趕走的，因為她病了。只有我無病無辜的人會死在你們中間……你們當記得我來時，我會把我的身體給你們看過，又乾淨又嬌嫩，沒有一個斑點，沒有一顆小小的疹子。我現在爲什麼要在，該死的人，你們中間受苦呢？你們的呼吸，你們的血，把我也弄得醜陋了，你們把我整個的世界關閉了。在你們未死的時候，願烈火燒死你們！每天天雷打擊你們的傷處……」

「你爲什麼又兇狠起來了，美爾于夷？」沙耳巴嘆息着說。

「我們并不會把你拖到這裏來，是你自己的丈夫把你綁了起來，丟過來

的。我們那時要不釋放你，恐怕你早已被蚊子咬死，餓死了。」

「你們爲什麼要那樣做呢？我現在不是像沒有靈魂似的嗎？」

「我們大家都是人的影子哪！」法路與嘆息着說。

「而這個女人自願來此！我們可憐的食物，自給還不夠，現在須和她分了……扯下她的衣服，把你們的膿汗塗在她身上，叫她立刻就知道疼痛和苦惱！」狂怒的美爾干夷叫着說。她捻着拳頭，向格萊哥呂夫妻撲了過去。

大家都靜默着。安卡蒼白而且發着抖，兩手握住了自己的衣服。美爾干夷在她面前站住而且笑了。

「你怕嗎？那末你想一想，你想一想我是什麼樣的人……你認得我嗎？……你自然聽見雅庫特人講到我，不止一次了……」

「我聽見過」，安卡喃喃的說。「我知道，人家對你做的事是很不公平

的，我知道，你現在是在向他們報仇，在散播傳染病。」

「呵，還沒有！我的身體還沒有病！但那時候會來到的……聽我講，你說人家對我做的事不公正，是的，不公正，呵，怎樣的不公正！我原先是一個和善的，安靜的人，我什麼都有……」

「已經煮熟了！看，滾了，立刻要滾出來了！」皮透哈夷叫着說，指着鍋子。

大家都轉向那裏。

他們把鍋裏的東西倒出在一隻極大的木盆裏，圍坐在桌旁，開始用匙吃了。只有沙耳巴和庫西雅另外用兩隻小盆吃，因為公衆的一份食物太熱，他們的爛嘴唇不能像別人吃得那般快。

「上帝給畢鐵路蒼康健，他來了……不然，我們又要受餓了。我們昨天

所吃的已是最後的一尾魚了！」法路與說，舐着匙子。

「你爲什麼說他比別人好？……那是人家派他來，命他來，他纔來的。」
格萊哥呂憤怒的說。

「叫你的妻子說罷！」美爾干克說，兇狠地看着格萊哥呂夫妻。

「安卡，你說一點那邊世界新聞給我們聽，」沙耳巴轉過去對年青的安卡說。

於是她開始敘述秋天裏捕魚的事，缺乏草料的事，春天裏大家幾乎飢餓的事。他們都注意的聽着，因爲這種種在他們是重要的。隨後安卡詳細地敘述：誰死了，誰爭鬪，那一家生了男孩，那一家生了女孩。

「滿契拉結婚了。他娶了一個又瘦又黑又小的女人，出了十四母牛當聘禮。」

「交給誰呢？她不是孤兒嗎？……」

「他交給酋長……他應該給的……你們知道，每個女人都是有她自己的價值的……」

「你聽，格萊哥呂。男人是隨時隨地都有收穫的——甚至在生癩病的人那裏……在這裏，他們不付給女人什麼……」美爾干夷笑着說。

安卡詢問似的看着她，但美爾干夷已站起來收集應洗的盆子了。皮透哈夷尚在伸着舌頭，飢餓地舐她所能舐得到的地方，美爾干夷便惡狠狠地搶過了盆子。

「你會把盆子弄破！交給我！……」

孩子驚懼地伸開了兩隻捧着重盆的細小的手，便跑到她的保護者法路奧那裏去了。

在許多最重要的新聞中，最使人感動的是：一位從遠處，從南方，駕着一百匹馬而來的夫人。

「她是一位非常貴重的夫人，人家砍下了泰夷嘉的樹木，另外給她開闢了一些道路，另外給她在河上架了一些橋，因為她不能在舊路上走。她是從皇后那裏來的，她是什麼地方都須到一到。只有我們這裏，她不能來，因為蚊子可怕的咬她。她到處詢問醫治的草藥。」

「什麼醫治！死就是我們醫病的藥！」沙耳巴和他的妻同時嘆息着說。

「爲了這種草藥，人家想造一所屋子，鐵做窗子……」

「那是監獄！」法路奧改正了別人的話。

「預備把全世界所有的病人放到那裏去。」

「呵！呵……這種屋子造得成嗎？我們太多了。在這裏，我們是七個，

在包爾斯克區，在東方和北方，住着生癩病的人……凡有魚的地方，就有生癩病的人……幾乎雅庫特的一半地方，都是吃魚的……怎麼辦呢？難道統統放到那裏去嗎？那一個雅庫特人能知道，一年以後他將怎樣呢？……我們從前也是康健而且歡樂的，我們從前誰也不知道，自己身裏已經有了毒了！……」

「也許皇后會爲了這醫病的草藥下這命令！但是我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罪呢？」

「做一次把我們統統殺了更好。活着做什麼，如果要坐在籠子裏，坐在柵欄後。在那裏看不見世界……看不見太陽……冬和春天是一樣的。不能捕魚，不能捕鳥，也不能收集植物……現在我們至少有點像別人了！……你們說，他們會給我們所需要的一切的！他們什麼也不會給我們！……他們不

會比現在給我們的更多，因為他們不能夠，他們自己沒有，……現在我們還可以自己工作和努力救我們，但在鐵檻後呢？……」

大家都一致的訴苦而且憤怒了。

「一定是那個區長，那個黑棍，想出來的！」法路與氣怒的說。

「停止！不要說得太多了！」格萊哥呂止住他說。

「他們能怎樣擺佈我們？怎樣？他們到這裏來罷，他們帶着所有的軍隊來罷……」

「我們用血塗上他們的嘴！」美爾干夷笑了。「大家都病了，在我更好，因為大家都平等了！」

法路與靜默了，而且憤怒地看着她。

「我絕不希望大家都生病。願他們康健，願上帝恩寵他們。別人受了

傷，我的傷便會不這樣痛了嗎？……但把我們放到監獄裏去……爲什麼呢？我們犯了罪嗎？……爲什麼要把人活葬呀？！」

「你的話不錯，不錯！……願他們康健。願上帝降福！但我們也要自由由的死……」

大家都同意了，便都到他們自己的屋角去。安卡解開了自己的包裹，開始給她丈夫剪縫一種東西。美爾干夷也縫衣服。沙耳巴夫妻在黑角裏呻吟。

法路與在火爐邊補綴着網，哼着聲音講故事給皮透哈夷聽：

「一個胖小的老太婆有五匹母牛，一天早晨到田上去找牲畜，看見一朵花生在五根樹枝上，她一枝也不折斷，便帶着回家，放在褥子上，小心地把牠蓋上。隨後她就去擠牛乳了。突然……鈴子響了起來，剪刀落地了。老婆子戰慄起來，乳流出在地上了。她跑進屋子，去看她的花：花仍如前一樣躺

着。她又回去擠乳了。她又聽見鈴子響，又是剪子從桌上落地的聲音。她又把牛乳潑出在地上。那花……仍如前一樣躺着。第三次，她輕輕的走近去，從門縫裏望去：左邊睡着一些女人，有一條給閨女們坐的櫛子，坐着一個非常美麗的處女。明美的眼上的眉毛像兩隻黑貂，相對地伸着脚。她的口——銀子鎔成，她的鼻子——銀子鍛成……她說話時，好像蝴蝶在她的兩頰上飄蕩；她嚙唾時，好像燕子在她的喉嚨中飛游。白色的衣內閃爍着月亮般的肌肉，透明的衣內閃爍着可愛的肌肉。

「過了一會，光榮的血眼的兒子哈奇倍干夷到陰暗的大樹林中去打獵了。他突然看見：有五匹母牛的肥胖的老太婆的屋邊，有一隻栗鼠坐在叢枝的落葉松上。他開始瞄準，仔細的射了。從清早直至黃昏，他一次也沒有射中。太陽下山了。他的箭落在烟囪裏。『老太太，請把箭還我。』他請求

說。沒有人回答。熱血把他的面頰變紅，紅血染上了他的前額，憤怒的思想從旁跳了過來，隨後飛來了傲慢的思想，他往屋裏跑了進去。他看見了那個處女；他一看見她，昏暈了；隨後他蘇醒了，鍾愛她了，跑出屋外，跳上馬，疾馳回家：『我的雙親，』他說，『有五匹母牛的那個老太婆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姑娘呢！給我娶了來罷……』他的父親就派了九個騎士騎着九匹馬。他們飛馳進樹林，迅速地進了屋子，一看見那位姑娘的美麗，昏暈了……他們蘇醒了，出去了；最有名的一個留着……『小老太婆，娶你的女兒，要給多少錢？』

法路奧中斷了他的敘述，開始默想了。女人們這時正在把白天晾在外面的寢具拿進屋子裏來。

「去睡罷，皮透哈夷。我的傷處痛呢，我不能再講了。明天的天氣要

變，不是化雪就是起風……」

皮透哈夷順從地走到她和法路奧睡覺的屋角去，坐在板櫬上。法路奧在火爐前用熱水洗了許久，包上了他的出血的脚，疲倦而且苦惱的倒在床上，立刻睡熟了。

「你睡熟了，法路奧！不要睡熟，我的親愛的人……你不聽見嗎……」
過了一會，皮透哈夷叫醒他說，「法路奧，法路奧好人……不要睡熟，我怕呢……」

「什麼事呀？」法路奧恍恍惚惚的問。

「響聲……極大的響聲呢！」

「讓牠響罷！湖上的冰在爆裂，天氣就要轉變了。」

「法路奧，這是另外一種響聲呢！也許那一位駕着百匹馬，要把我們放

到鐵檻後的夫人來了罷……」

「睡罷，睡罷！不要怕！……我們要逃走了……」

「你把我也帶去，法路奧，我的銀的，我的親愛的……」

「我帶你去的，我帶你去的……但現在且睡熟去罷。」

三

冬天裏，在病人幾乎是沒有外面的世界的。因為缺乏衣服和氣力，他們總是住在屋內。天和雪與太陽，他們不常看見，除非他們不得不出去取夏天裏所斫下的柴，去取煮水的雪，或去晾生滿了寄生蟲的被窩的時候。這些工作常是比較康健的人去做：格萊哥呂，安卡，法路奧，有時美爾干夷。

在黑暗而惡氣的屋中，時間單調地過去着，如憂鬱的，灰色而臭氣的河流一般。他們的唯一的印象是饑餓，是在他們身內游行着，刺着他們的筋肉，蟲似的在他們骨外爬動着的疼痛。他們的或高或低或驚或懼的呻吟，充滿在屋內毒氣而黑色的空氣中。他們的木料已不很多，而冬天還須繼續得長久，他們不得不儉省，在大火爐中只燃起小小的火。牠是這樣的微弱，雪風常常把牠吹滅，和烟一起從烟窗裏吹到了屋內，趕進來潮濕的，寒冷的空氣——使生癩病的人感到極端疼痛的空氣。風從牆縫裏鑽進來，愈吹愈強烈，淅淅把牠搶掠的腳爪伸到了屋內。

「不好，法路奧，你在秋天裏對於屋子佈置得不好……現在我們必須燒更大的火，而寒冷還磨難着我們。」

「我自己正受着苦呢。你忘記了我做完了這工作，我的手上爛瘡出現

了……」

「這是真的！每一個人只記得他自己的事情！……病人像一隻狗……什麼樣的寒冰呀？……我的關節和筋很多麼痛……什麼時候死會來呢？」庫士雅西在火爐邊呻吟着說，對着幾乎熄滅的火伸着受傷的手。

「我給你煮水。」安卡和氣的說。

「你又要燒柴了！……誰再到林中去取僵硬的木頭……誰呢？……也許是你，有着一副白牙的安卡嗎？……偉大的夫人，有錢的女人……不要無謂的燒柴。我一片也不給你！」美爾干衷叫着說。她那蒙着黑色如烏鴉的鬚髮的惡面孔在暗角裏顯露出來了。她現在已不常和病人們坐在一起，幾乎什麼時候也不到外面去，只是躺在一堆衣服和破布的床褥上。

「我的上帝！這時世上的人是什麼樣子呀！」沙耳巴呻吟着說，「今天

正是節期，戒肉節呢……」

「雅庫特人正在互相拜謁……屋中充滿着笑聲和歌聲……燒着大火……煮牛油和肉的香氣……人人吃得飽飽的，歡天喜地的……他們猜着謎，歌唱着。也許有些地方還有喜酒……」

「我記得，格萊哥呂，剛在一年以前，你把我娶進了你的屋子去。你造了一所新的屋子。屋內很煖熱，我們又幸福又歡樂。鄰居們都來了。我們用針卜我們的命運，突然……牠指了一條黑色的路給你……但沒有人相信，大家都笑了……你那時是這樣的敏捷，康健，勤於工作……凡人所需要的一切，我們都有……現在，我們在這裏了！我們的財產沒有了，我們的青春如同烟一般的過去了……」安卡低聲的說。

「當我造屋的時候，我並不曉得牠會空虛，我們的火爐會熄滅……我那

時相信我們孩子的笑聲和噪鬧不久會充滿了我們的家……現在是，雲把我們的世界蓋住了……我常常想着，活着好還是不活着好呢！」格萊哥呂回答說。

安卡戰慄了。

「聽我講，那時我便只有一個人了。我們還可以活得長久……我就是爲着這個而來的。死與老總是一樣，無論生癩病的人或康健的人。彷彿癩病似的，人人都有這恐怖……」她喃喃的說，看着格萊哥呂的尙還康健而已蒙上了藍色的小斑點的面孔。他什麼也沒有回答，回到了平時恍惚的冷然的狀態。

火的爆裂聲和沙耳巴的呻吟聲同調的響着，彷彿時鐘的鏗克！泰克！在對面的角隅裏，皮透哈夷像蟋蟀似的，附着法路奧的耳朵在低聲地喃喃的說

話。

「法路奧，什麼是節期呀？……這時人們做些什麼呢？他們爲什麼笑呢？……你講，法路奧，我的銀子的，我的好人！……我們這裏今天是這樣的冷靜，沒有一個人說話……我的心在跳呢……這樣的抑鬱，這樣的悲苦……」

「不要說話，孩子……你爲什麼抑鬱，爲什麼悲苦呀？你看見過什麼了嗎？我們悲苦，是因爲我們記起了過去的時候……有多少不同的節期！有時不必工作，但穿着平時的衣服……有時吃得更好，穿得更美麗……但還有那樣大的節期，穿着像要結婚的衣服，儘着肚子吃飽……這時誰都是快活的！」

「法路奧，也許我今天應該穿上你送給我的那件溼褂嗎？」

「不，今天是小節期……你那件溼褂留待大節期穿罷，如復活節或聖尼古拉節，今天……」他靜默了。用他自己破衣服的邊，他蓋上了這個小女孩的赤裸的背脊。

「美爾干夷真沒有道理，搶去了你的小衫。」

「呵，法路奧，不要提起這個，淚從我的眼裏流出來了。我向來不曾有過小衫……安卡答應給我縫一件……安卡真好……她到這裏做什麼來的呢？」

「做什麼嗎？因為愚蠢。現在她不能回去了……因為我們都是被咒詛過了的呢，皮透哈夷！」

「被咒詛過了嗎？被誰呀？……」

「是的，被咒詛過了！有一種傳染病，在空氣裏飛着！在食物裏蟄

着，而且向人的頭上落了下來，如同鏽一般……他們什麼也不曉得，他們，快活的人，娛樂着……咳，他們娛樂着……冰凍在外面爆裂着……「女孩，女孩，她們賽着跑，誰捉到了誰，誰就可以親誰的嘴……人家叫這做：『捉迷藏』，因為親人家的嘴的人是須閉着眼睛的……或者有些人從馬羣裏趕出馬來……或者跳舞着……男人和女人牽着手，在圓圈中敏捷地旋轉着。歌唱着，在變換的時候，他們也可以互相親嘴……」

「做什麼要親嘴呀?!」

「你還蠢蠢，你還小，……你長大時……」

「只有你，法路奧，我常常親你……沙耳巴和庫士雅西有臭氣，而且怕人……美爾干夷，我怕她……格萊哥呂和安卡完全不注意我……只有你法路奧……只有你，我愛你……」

「你真愚蠢，到了那時我也像沙耳巴一般，或者還更討厭了……等着罷，也許上帝會另外送一個人給你的……」

「於是他會射了一支箭，箭射到烟窗裏去了……他會走進屋內去取箭……他會看見了我，他會快樂而且暈倒；隨後他蘇醒了，愛上了我，跳了出去，騎上馬，疾馳到他的父母那裏去，說道：我看見了一個女郎；她的眉毛像兩隻黑貂；她的眼睛像兩隻黑鳥，用牠們的金色的翅膀飛揚着；她的嘴巴像兩隻蝴蝶，用牠們的紅色的翅膀飛揚着……她說話的時候，她的頸上像飛着一隻白鷗，她走路的時候，像一隻銀鷗在飛……白色的衣內閃爍着月亮般的肌肉，透明的衣內閃爍着可愛的肌肉……」

法路與笑了。

「你都記得清清楚楚，女孩子！」

「我都記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我一閉上眼，就什麼都看見了……」
「真的，朋友們，我們今天也過節罷！」法路奧忽然大聲的叫着說，從
凳子上站了起來。

「我們過節罷，我們過節罷！」安卡幫助着他說，往火爐邊走了過去。
「抑鬱，今天很抑鬱……我們把火燒得大一點罷……你們贊成嗎？」

「丟柴進去！」法路奧叫了起來。

「我常常說，我們生癩病的人想明天的事是罪過的！」沙耳巴呻吟着
說。「上帝不願意我們想，奪去了我們的康健。」

「你們瘋了嗎？……就只有你們這幾個人嗎？……冬天還要繼續得長
久，而我們現在沒有柴也沒有食物了。你們以為人家會送東西來給你們的
嗎？等待着罷！……」美爾干夷攻擊這計劃說。但因為她現在不能起身了，

沒有一個人怕她。

宴會成功了。他們終子在閃爍的火光旁烘煖了他們寒冷的，受傷的身體……他們在暖熱中快樂地沐浴。滿意的淚充滿了他們半開的眼睛。已經僵硬的筋肉重又起了彈性，損傷的關節止了痛。他們煮了一堆山似的魚。

「上帝也送歡樂到我們的靈魂裏來了……」庫士雅西喃喃的說。

他們吃得昏昏沉沉的，立刻就呼呼睡熟了。甚至那些呻吟聲也靜默了一會，靜默了幾點鐘。

第二天早晨，一種尖刻的叫聲響了。格萊哥呂立刻蘇醒過來，握住了安卡的手。

「是你在叫嗎，安卡？什麼事呀？」

別的人也抬起頭來。

是一些別的呻吟聲，……不是他們的呻吟，這呻吟充滿着力和掙扎，從美爾干夷的暗角裏飛了出來。

「安卡，你到她那邊去，」格萊哥呂顫動着聲音說。

安卡急忙穿上衣服，點起了火，走進了暗角裏。叫聲暫時停止了。會，隨後又響了起來，像是磨牙的聲音，憤怒的聲音，喊救的聲音。皮透哈夷吃了驚，緊緊地握住了法路奧的手。

「法路奧，我害怕！她叫得這樣的利害！……現在是別一個在叫了……法路奧，法路奧！……我的上帝……讓我死了罷！……小孩子叫了……安卡抱着小孩子到火爐邊去了，他叫得，叫得這樣的利害……難道人家也要把他趕出這個世界，所以他叫得這樣的利害嗎，法路奧？……」

「法路奧，幫助我，幫助我！」安卡急促的說。「燒起水來！」

「男孩還是女孩呢？」法路奧好奇的問。

「男孩！他是你的嗎？」

法路奧否認地搖了一搖頭。

「肥胖的孩子！」他加上一句說，「好的，生了一個男孩，我們有了工作的人了。」

安卡用水洗着孩子的嘴。產婦在低聲的呻吟着。

「安卡！」她最後呻吟的說，「到這裏來！男孩還是女孩？男孩！你看他像那一個？把孩子抱去給他，給他看！……但是他現在不希奇了……安卡，我們婦人真不幸……到處……我們沒有躲避我們命運的地方……他爲什麼不說話呢？他竟連看也不看！他現在有了你了，又年青。又康健。你爲他工作着，受着苦……不要相信他……不要相信世上任何人……我們只有相信

自己，因為每一個只有他自己是自己的朋友……我從前有一個丈夫，他從我父母那裏娶了我，我又可愛又活潑。我們是幸福的，我工作，我愛他，但我沒有生孩子……難道這是我的過處嗎？……他厭我了……『我將沒有後代了，』他說，『爲了你，我像一株燒成了炭的樹，像沒有樹枝的樹幹，我的火爐將熄滅，我的屋子將沒有承繼的人了。』難道這是我的過處嗎？！是上帝不會給我！……我的丈夫厭了我，另外找到了一個女人，虐待我，打我了；他還怨恨死我，但他沒有成功……於是他把我丟到這裏來了，把我活活丟進了地獄，丟進了誰也不能回去的地獄！……他本可以把我趕走，但他怕人家叫他還我的財產，怕人家不允許他第二次結婚。於是他說，我生病了，把我丟到了這裏……把我丟到了這裏……把我丟到了這裏……」

她悲苦地大哭了許久。

「給我孩子！你把他包好了嗎？」最後她說了，當她稍稍平靜的時候。

「我立刻交給你，但須先舉行火祭。我們不曉得，今夜會生……你去，

法路奧，去拿一尾最肥的魚來，新生出世了，我們應該謝謝。把我的赤楊樹皮做的籃子也拿來，那裏邊，我給你留了一點牛酪，美爾干夷！」

法路奧抓了抓耳根，穿上了鞋，便往棧房裏走去。

「爲什麼我呢？」——他喃喃的說，「應該是格萊哥呂做的。」他碎然開開了棧房的門，拿了魚和牛酪，在雪風中走了回來。

「哈！……多麼冷呀！雪風狂吹着，洗掃着誰的罪惡……」

「呵，火神！灰髮的，熱情的老人，我們一家的主人，牲畜和孩子們的保護者！接受我們誠心的微小的犧牲，繼續地恩賜我們彩色的牲畜，毛羽豐盛的小馬，手指強健，能挽弓能結紐的男孩，多乳的，兩頰緋紅的女孩！」

安卡祈禱着說，往火裏一片一片丟下肥魚去，肥魚立刻就被嘶嘶發響的火消化了。

「老人愛吃魚，呵，愛吃魚！」法路奧泰然的說，指着火爐。

「你把整尾的魚都給了他了……整尾的！」沙耳巴喃喃地埋怨說，但他的妻子立刻用掩在破布內的手捫住了他的口。

「不要發瀆神！」

「彩色的牲畜，毛羽豐盛的小馬做什麼呀？我們要牠們做什麼呀？你應該向他請求棺材，請求棺材。魚是我們要吃的。」沙耳巴喃喃的說。

這時安卡已在小鍋內鏟了半路，倒在茶杯座裏，拿到了幾乎失了知覺地躺在床上的美爾干夷的旁邊。

「你喝，美爾干夷！」

美爾干夷沒有睜開眼來，便饑餓地吞下了美味的香牛酪。隨後她忽然睜開了眼睛，驚異地看着安卡，粗暴地推開了她：

「離開！離開……我這裏！」

安卡抱了孩子，離開了美爾干夷。她沒有回到她丈夫那裏去。格萊哥呂這時正不動的躺在床上，面對着牆睡熟着，或是假裝睡熟着。她坐倒在一條空凳上。破布包着的孩子不安地在她的膝上動着，她含着眼淚望着黑暗的，臭氣的，醜醜的屋內，那裏有活死人在朦朧中呻吟着。

「我不是也會這樣嗎？……上帝憐憫我的善於犯罪的靈魂，給我迅速而且安然的死罷。」

她不能明白，怎麼會這樣，她的世界會關閉了，她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去躲避她的苦惱的命運。這些思想打斷了她的勇氣，如同風吹

斷了爛樹一般。立刻死了，不是更好嗎？誰也不需要她！……爛鼻子畢鐵路蒼，也是一個獨身的人，現在不復像從前那樣的討厭了……她可憐自己起來，苦淚從她的眼裏流了出來。

「上帝，上帝！……你爲什麼這樣嚴厲的責罰我呀？」

哭泣可以使她安慰，她要睡了，但她已疲倦得不能再回到她丈夫的床上去。她非常悲傷的，打着盹，在凳上坐了一夜。

白晝似的夜穿過了屋內冰凍的窗子望了進來，淡淡地照出一幅這樣的可怕圖畫：溼泥的臭氣的水像鏡子似的在地上發光，躺在板凳上的病人們像死人一般，身上裹着破布。

安卡什麼也沒有看見；她沒有聽見從煙囪裏呼呼吹進來的風聲，沒有聽見同伴們的呻吟聲，也沒有聽見格萊哥呂終於請求她回去的呼喚聲。她抱着

孩子在膝上，甜蜜地睡熟了。優美的微笑在她棕色的面上閃爍着，她的眼毛在她漸變瘦削的兩頰上射下長的影子來。

四

「聽我講，老婆子：今夜我的最後的指頭也脫落了。現在你要像喂小孩子一般的喂我了！……」沙耳巴呻吟着說。

「自然我會喂你的！我不是已經喂了你很久嗎？指頭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不要發愁！」庫士雅西安慰他說。

「你的話不錯，但畢竟可惜。我不能去看牠們一看，當牠們躺在地上時候……把牠們丟到火裏去罷！」

「做什麼呢？……牠們會燒出臭氣來，把火弄醜呢……我們不應該嫌惡我們的火！」格萊哥呂喃喃的說。

「呵我的手，我的強有力的手呀……現在我像被電燒了的樹一般了！你記得那時候嗎，庫士雅西，當我們在我們草原上割草的時候嗎？我那時怎會想到死在這裏？那時我的鐮刀的路在四週是最寬闊的！……你記得嗎，老婆子，我們是怎樣幸福的過着活？鄰居們都來拜謁我們，帶了新的消息來……現在是黑夜蒙住了我們的眼了……我們養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但我們現在一點也不曉得他們怎樣了。他們起初還到這裏來，遠遠的伸過手來，但現在我們不曉得他們有了後代，或者死了！願瘟疫給他們……」

「不要咒詛，沙耳巴！」庫士雅西止住他說。

「只有兩天的食物了，倘若我們再像人一般的吃，但倘若我們不這樣

「我不曉得……」法路與鄭重地說了起來，手裏拿着一隻瓶，走進了屋子。安卡跟在他後背。

「很少了！」她加上一句說。

「兩天嗎？……」別的人複述着說。

「冬天還繼續着，繼續着……」

「這樣更好，也許人家會送東西來的，在雪融化了，路上不好走之前……」

「這樣的希望着罷！安卡已經說過，他們自己也沒有什麼了！」

「他們既然沒有了，我們說來說去有什麼用處呢？……」

「也許安卡肯去罷？」

「他們會殺死我，會殺死我……我害怕，我不願意去！」年青的安卡噙

喃的說，搖着頭。

病人們都圍着火坐着，沉思着，火焰顫動着，牠的紅光吻着他們生滿了藍色的血斑和硬疤的面孔；牠穿過了醜陋的破衣的窟窿，直照到他們瘦削的無力的肢體。牠的可愛的暖氣愛撫着疼痛的肉體。只有牠，帶了安慰的星火，到他們痛苦的靈魂裏來。他們貪戀地享受着火的安慰，因為就是牠也不久要熄滅了。

「我們決定怎麼辦呢？」法路奧問。

「我們只有等待。還能怎麼辦呢？我們預備罷，」格萊哥呂憂鬱地回答說，他的聲音忽然嘎了。

大家都望着他。

「牠已經進了你的喉嚨了，格萊哥呂！牠是誰不也憐憫，誰也不等待

的！」美爾干夷笑着說，「安卡給你預備好了包傷處的布嗎？牠們立刻就要出現了，一定的。」

格萊哥呂靜默着，他的模糊的充血的眼睛沒有離開火。他好像覺得火已熄滅，深沉的黑暗包圍了他，一向不會有過的創傷現在出現在他的全身了。他希望疾病更久的寬恕他，他仍健康般的活下去……但現在，牠已在門眼上了。他站起身，往床邊走了去。

「你走了嗎，格萊哥呂？！誰再去拿木柴呢？我們不是已經決定了等待嗎？……倘若我們不等待，我們怎麼辦呢？倘若我們應該等待，我們是需要木柴的。」法路奧說。

格萊哥呂沒有回答。自從發現了可怕的病以後，在他一切都漠然了。

「你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罷！」

法路奧沉思了一會，便憤怒地帶上破皮帽，用破布裹了手，代替手套，拿了一兩隻生病的腳往外面去拿木柴。安卡跟在他後面。他們兩人拿了木柴，預備等待……美爾干衷在自己的角隅裏望着他們，但一點不想去幫助他們。

「你也還可以工作，你是康健的！」法路奧說，他已失去了平常的容忍。

「我嗎？你爲什麼不叫你的皮透哈夷呢？她也是康健的！」

「一個小小的孩子，嫩弱的……」

「孩子？要工作了，她是孩子！？鬼知道你和她做些什麼事，你這個討厭的死屍！……」

「羞呀，惡婦！」

「你說什麼？……惡婦，你說的，惡棍！……你好……看他罷！好人是康健的，好人是強壯的，——他不請求誰什麼……他需要時，他自己是什麼都會找得的……我也會找得，當我需要什麼的時候……但你們必須工作……該死的生癩病的人們……我原是康健的，現在也康健的。上帝沒有責罰我，不在我身上做記號，如同對付你們似的……我不應該幫助你們，應該殺死你們。要是沒有你們，我便不會在這裏……爲什麼寬恕你們，讓你們活着呀！？」

江河般的謾罵和咒詛都從這個熱烈的女人嘴裏流了出來；待沒有誰回答她時，她抱了正在啼哭的孩子，捫在胸上，憤怒地嘶嘶的說：

「吃罷，妖怪，長起來罷！你須長成一個駭人的東西，報復我的痛苦

……」

法路與和安卡輕輕地開關着門，螞蟻似的不斷地撥木柴進屋來。皮透哈夷恐懼地走出了房子，跟在他們的後面。

冰雪所反射出的無數的陽光使她睜不開眼來；她不動地在光輝中站了一會。她赤裸得像一個小銅像，小得像一根小棍子，瘦削而且自然溫柔得可愛，上帝知道，她是從那一條路到這個可怕的洞窟裏來的。安卡看着她的草一般細的手臂，她的恐懼的面孔和鹿的眼睛，憐憫地微笑着。

「去，到屋子裏去。你做什麼？你會受涼呢！」

「美爾干夷說過……我應該幫忙……至少給我一塊木頭罷……」

「去罷，去罷……你的木頭在這裏了，」法路與笑着說，給了她一塊小小的木頭。

「好的，女孩有良心！」他加上一句說，當她走進了屋內，關上門的時

候。

安卡嘆息了起來。

「我們的命運將是什麼樣的呀！……」

「不要悲傷。這已不是第一次了。上帝常常拯救我們的。就是在那裏，在那一個世界裏，人們也常受着饑餓而到處找不到躲避的地方的……悲傷比劇痛還使人痛苦，但牠有什麼用呢？格萊哥呂應該和我們一起工作的……請你告訴他，他是應該同別人一樣活着的，他應該習以為常。」他柔和地說。

安卡的兩唇戰慄了。

「我對他怎麼說呢？……他不是一個小孩子……呵，我的上帝！」

「我勸你還是去請求會長，說你的兄弟佔了你的母牛了，求他叫他還給你……牲畜是有用處的，牠們可以使我們快樂……現在我們是孤獨無助的，

我們什麼也沒有……那時我可以和格萊哥呂去割草……雖然我的腳沒有多大用處，但我還站得起來……」

「我應該怎樣的去訴說呢？」

「你將這話對送食物來的人說……他們會來的……」

安卡沉思起來，她的眼中閃爍着希望。他們這樣的閒談着，一面不息地做着工，直至他們完全沒有了氣力。

病人們煮好了最後一次的晚餐，都躺了下去「等待」。他們用衣服從頭上裹到身上，便想睡熟去。安卡把她的計劃告訴給格萊哥呂聽，他只漠然的回答說：

「是的，是的，我們且看着……」

在靜默後的屋中，這時只聽見沙耳巴的呻吟聲。

他連躺也不能躺了，因為一個剛剛生出的極大的創傷佔住了他的整個的背脊，非常的使他疼痛，此外，他的手又腐爛了。他斜坐在凳上，頸根靠在凳背上，呻吟得漸漸更加苦痛了。庫士雅西，痛得並不輕輕，時時起來給他水喝，或給他洗滌那些血凝塞了的傷處。於是老人便靜默了一會，或對他的妻子喃喃地說些愛情的話，如同在他們年青時一般……沒有一個人敢走近他。甚至法路奧也驚嚇地從他自己未來的圖畫上轉過了目光。沒有一個人到外而去了。他們緊緊地關上了門。陽光透過結冰的窗子，在泥地上和躺在屋角裏不動的人形上映出虹色的斑點時，他們知道是白天了。天氣愈加冷了起來，裂地聲勒勒響了起來，月光像日光似的透過了結冰的窗子照了進來，銀色而且寒冷，他們知道是夜了。他們每天只吃一點點餘留的食物，和上一些皮，木屑和松樹皮。最後連這也不夠了。他們還活着，雖然他們已不能思

想，雖然已昏得差不多沒有呼吸，像要死了一般了。只有在美爾干夷的角隅裏繼續着移動，和有時小孩的哭聲。

然而有一次夜裏，長啼聲在院子裏響了起來的時候，大家都抬起頭來了。

「你們聽見嗎？他們來了！……他們在叫喚了！……」

大家都渴望地細聽着。法路奧爬到門邊，把牠開得大大的。月光從冷氣中射進了屋內。啼聲近來了。

「狼！」法路奧喃喃的說，關了門。

沉寂又主宰了許久，只有沙耳巴的呻吟和小孩的哭聲把牠打斷着。最後沙耳巴也靜默了。

「喂！法路奧，起來！沙耳巴死了！你聞到屋內可怕的臭氣嗎？……這

會悶死我們……我們必須把他扛出去……」過了一會，美爾干夷叫着說。

沒有誰回答，勤勞的法路奧假裝着睡熟了的樣子，或許的確沒有聽見：他沒有動。一直到現在躲避着各種舉動，連起來添火也不肯的美爾干夷，這次從她的角隅裏跳出來了。她燃了火，走近法路奧，握住了他的手臂。

「起來！」

法路奧不動的躺着。

「他們的確都死了！我應該代替這些無用的東西工作了！他的病毒會在空氣中傳播！……」

她脫掉衣服，赤裸而且可怕，垂着兩個瘦小的乳，披着髮，便像偷偷地走着的母狼一般，向死人走了過去。她看了一眼死人的面孔，厭惡得發起抖來，但她的眼內又立刻閃爍着憤怒與憎恨。

「我也會變成這個樣子！……」

她用腳把屍首跌下了板凳，想盡力把牠弄到屋外去，但腐爛的肢體立刻崩散了。於是她從柴堆中揀了兩根粗大的木頭，像掃垃圾一般把屍首推了走。在門限邊，她站住了。被風吹進屋內來的可怕的臭氣使她不能繼續下去。她走近火爐，坐倒在灰上，去烘她的兩膝。

「法路奧！……格萊哥呂！……該死的爛貨，你們不起來把你們的父親丟出去嗎？……幫助我，我不能做這事；難道這是我的責任嗎？……」

沒有誰回答。固執的美爾干夷便用布蒙了鼻子和嘴巴，兩手去搬死人，開始把牠翻過門限去。這不是容易的事情，軟滑的屍首從她的手裏滑了出去，鉤在柱上了。

「我一定傳染了，」她想。她覺得她的胸脯觸着了潮濕的死人。月光映

着的冷氣如同冰瀑布似的包圍了她。她終於費盡了氣力，做完了困難的工課，急速地關上了門，走回火爐邊。她興奮而且寒冷得發着抖，如被大風搖撼着的白楊。

「我必須洗滌一下，否則單是這氣味也會臭死我……」

她煮了一鍋子冰水，洗了身子，隨後在屋角裏四處尋找食物。孩子在苦惱地啼叫。她看了看安卡的衣服，揀最好的穿在自己身上。在法路奧的破衣中，她找到了一把刀子。在格萊哥呂身邊，站了一會，但沒有動他。她又回到火爐旁。火已快熄滅，不大發光。小孩啼哭着。沉睡着的人的呼吸聲在屋角裏響着，美爾干夷好像覺得聽見了腳步聲。她開了門傾聽，但聽不見什麼。月亮和雪在沉寂中發光。孩子在她後面哭着，她的腳旁躺着沙耳巴的臭惡的屍首。她又回到火爐邊，燒起了極大的火……她好像覺得，她看見了遠

處的屋子，那裏有吃飽了飯的人和暖地躺着，那裏有生和健康的氣息。

「我到那裏去！」她喃喃的說，「我到那裏去！……讓他們殺死我！」

……

她從沉睡的格萊哥呂身上扯下了安卡的上衣，從枕頭旁的釘子上取了她的帽子。格萊哥呂醒轉來，抬起了頭。他們的眼光相遇了。

「你做什麼呀？」他啞着聲音問。

「我要……你的生命，你的愛……愚蠢的男子！」她笑着說。

她把刀子掛在帶子上，拿了行杖，走了。門大聲地在她的後面關閉。風把火焰吹散在屋內，從火爐中吹出烟來。

「她走了?!」安卡喃喃的說，「我也該走了！但我沒有氣力……」

「她把你的衣服穿去了。安卡，孩子凍死了！你聽見他哭得什麼樣子

嗎？」格萊哥呂說。

「我沒有氣力，我起不來，我不能……」

格萊哥呂不堅執，但他們倆都睡不熟覺，不息地傾聽着：孩子愈哭愈低，愈哭愈苦了。

美爾干夷向從前安卡和畢鐵路查所走過的林中的路上走了去，那裏最近的地方有雅庫特人的住屋，天的黑暗和道路的溼泥並不能妨碍她。她生長在這裏，四面的道路很熟識。寒冷的夜把白天溶化的雪又結了冰，在上面形成光滑的殼，牠使美爾干夷易於行走。美爾干夷從前到這些鄉村裏來過，當她難以遏止地思慕着這個世界——這個不公正地驅走了她的世界的時候。她有時偷到了一點東西，拿了人家遺忘的衣服，夏天裏扯起人家放在水中的漁網，或取了人家停在岸邊的小船。她是又勇敢又強健。她迅速地走着，一面

用棍子敲着路，避免那些柔軟的，還不十分堅結的雪堆。她要在饑餓與寒冷使她疲乏之前達到她的目的。

「咳，我不能再走了！」她想，一點鐘以後，當她開始顫撲，她的思想模糊起來的時候。但她立刻又有了勇氣，用雪潤濕了嘴唇，又往前走了……她遠遠地聽見了狗的嗥聲。

「再走一點……我還有氣力……有趣的是：他們起來了還是沒有？……倘若他們起來了，我就明白地走到他們的屋裏去……他們要怎麼辦，就讓他們怎麼辦……」

當她想到等一會她一個該死的人突然出現在活人的中間，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時，她全身出了冷汗。

在夜和雪的大衣下，她模糊地看見了蒙着雪的屋子了。那裏的人都熟睡

着：窗內沒有燈，烟鹵上也沒有烟。屋外有較小的建築：牛厩和棧房。美爾干夷遲疑了。許多狗嗥叫着，向她撲了過來，但她做出雅庫特人的叫聲，狗安靜了，而且向她搖着尾，等候着她的賜與。美爾干夷像影子一般的和狗走過了屋外，輕輕地開開了一所牛厩的門。和暖的空氣和尖利而為每一個雅庫特人所歡喜的牲畜的氣息圍住了她。她輕輕地爬了進去，關上了門。她靜靜的站着傾聽了一會。有一個人睡在厩內。在母牛們的鼾聲和咀嚼聲中，她聽出了有規則的人的呼吸聲。美爾干夷為期望所沉醉了。她伸着手往前走，立刻遇到了和暖而移動的母牛的背脊。她跪了下去尋摸母牛的乳房。乳房滿是牛乳。她伏在母牛的肚下，兩臂抱住了母牛，開始吮吸了……她得到了甜蜜的享文，歡喜得戰慄起來……她覺得她自己的胸脯，空虛了這許久的胸脯，現在暖熱而且飽滿了……

「誰在那裏呀？……誰在這裏呀？」一個受驚的女人的聲音在她的後面叫了起來，當她低聲地偷偷地再走到門邊的時候。

她正在這時走了，因為烟和火星已從烟肉裏冒出來，人聲已在屋內響了起來。她幸福而且快樂的逃了走，一面聽着狗在她的後面叫着沒有。

一清早，當她回到家裏的時候，坐在火邊的病人們歡天喜地的叫着歡迎她。

「你回來了嗎，美爾干夷？你拿了什麼來了？」

她聳了一聳肩，丟下蒙滿了雪的衣服，從安卡手中抱了正在啼哭的孩子。

「我沒有找到什麼……明天……」

但第二天，她也沒有找到什麼：她很早的回來，一隻脚被人射傷了。

他們沒有問她什麼；她憂鬱而且靜默的裹了傷口，不求誰的帮助。到了夜裏，她昏亂了。她的呻吟變成了兇惡的歌聲，立刻和外面狼吃沙耳巴屍首的聲音連結了起來。這種可怕的和聲沒有靜默下去，牠只是或高或低的響着……咒詛和無恥的話在美爾干夷的角隅裏響着、混合着狗的，牲畜的和馬的叫聲……病人們不復相信這是女人的呻吟聲……在黑暗中，他們的眼前顯出了可怕的幽靈：一些瘦癯和不幸之神……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譏笑我們的苦惱！……」

盧士雅西也不能鎮定，大叫了起來……格萊哥呂和安卡覺得他們的喉嚨閉塞了……法路奧坐在床上，號叫着……他忽然睜大了眼睛，極清白的歡樂地叫了起來：

「肉嗎？！你從那裏拿來的呀，美爾干夷！」

這聲音驚醒了別的人，趕走了幽靈；那些不幸的人好像強盜一般從床上跳了出來，向坐在火爐邊的美爾干夷爬了過去。她向他們轉過鮮血點點的面孔來，猙獰地露着牙齒……她的手裏拿着一隻孩子的臂膀……他們駭了一跳，都走回倒去在床上。

美爾干夷的出去并不是沒有結果的。過了幾天，他們忽然聽見門外的叫聲了。他們都爬到門眼邊去。

「不要走近來，不要走近來！……」一個雅庫特人叫着說，當他們開開了門要走到外面去的時候，他用一支長槍擋住了他們的路。

「我已給你們載了食物來了。牠夠你們吃到春天裏。我們自己都饑餓着。這裏有幾頂漁網給法路奧。你們自己應該在夏天裏工作，收藏些食物……」

「你們總是給我們舊綑……」法略與嘆息着說。

「我們是因爲憐憫而送給你們的！給你們什麼樣子，就拿什麼樣子罷！

惡棍美爾干夷不要大胆的到我們的村裏去……我們會殺死她。法律是不許散播傳染病到別的地方去的……」

「我們以後不讓她去了……她現在生着病，受了傷了……」這羣歡樂起來的不幸的人叫着說。

「聽我講……等一等再走……」安卡微弱的叫了起來，「請你去說，我在訴苦，畢鐵路蒼欺騙了我……不，他沒有……欺騙我，他錯拿了我的母牛

……叫他還給我罷……」

「說得高一點！」那個來人遠遠的叫着說。

「我不能！……走近來一點罷，我沒有病！……」

「是你哪，安卡！不幸的人，你做的什麼呀？」

「這已不能改變了……請對會長說，請他下命令，把我的母牛和財產還我……」

「請他下命令……不然我們自己會來……」

「你們不要大胆……我們會把你們活活的燒死。我們會把你們鎖在屋內，點起火來……卑鄙的人們！……」那個雅庫特人叫着說。

「我們會把你們一個一個都毒死！……」美爾干夷在屋內兇惡地回答說；她不敢走到外面去。

「她瘋了嗎？」那個雅庫特人較安靜的問道，「你們以為我們不憐憫你們嗎？我們能怎麼辦呢，我們自己也受着饑餓和不幸……我一看見你們，太陽就在我的眼前失色了……我會回去告訴會長，說你們要母牛，他自然會答

應的，但是，爲了上帝，你們必須留在這裏……」

「你回去罷，上帝降福給你！願你們幸福，你們長壽，但不要忘記我們，不要忘記不幸中之最不幸者！」病人們在他的後面叫着說。

五

在這裏，春天，夏天和秋天都繼續得不久，牠們很快的跑了過去。春天裏常充滿着大聲的河流的呼號，遷居的羣鳥的叫鳴，和薰人的南風的吹拂。沉醉的大地不斷地歡叫着，快樂地戰慄着，急速地丟棄了牠的雪做的氈子：膨脹的小山的胸懷，險峻的湖沼的邊岸，島和海角，以及已經充滿着樹脂的氣息與和暖的潮濕的那些尙還黑色的樹林，都立刻出現了。自由的水的藍色

的腫神這裏那裏發着光。笑聲，呼哨聲和鳴叫聲不復靜默下去。這一條生之江不再休息，也不再睡熟，只是在不再下沉的和暖的陽光中發着瘋，愛着，宴會着。大家知道冰凍的湖沼定是誰也害怕的；牠們現在還死氣沉沉地睡熟着。雖然圍觀着牠們的大地已經醒來。誰都急促地活了起來，因為都怕剛剛過去的嚴冬又回來。最後湖沼也醒了。那裏已有了許多水，冰蓋開始搖動，像爲深的呼吸所吸一般，浮起來了。冰塊的周圍立刻形成了許多泥潭，風在泥潭裏吹蕩着水，用水撞碎了冰塊的破邊。魚在冰塊中間高興地跳躍着。當熱天的晚霞在黑色的水上發光的時候，常常可以在黃昏中看見一陣陣的極大的淡水魚，爲冬天裏泥潭的惡氣所疲乏的，不動地浮着，張着嘴，翕動着魚鰓，吸那新鮮的空氣。白天裏，魚一羣一羣的在水面不息地遊戲着。

法路奧在湖邊上補他的小船。他在船縫裏放下了春碎的松脂 用燒紅的

鐵壓了進去。輕淡的微風把這可愛的氣息吹往了遠處。皮透哈夷坐在火爐旁，頭上戴着黃色的北地牡丹的花冠。這就是她的唯一的裝飾了。她把手腕堅在兩膝上，兩手支着頭，注意地聽着法路奧的憂鬱而且低微的歌唱。這歌唱正和湖沼與樹林的有力的春天的合唱連結着：

新月青白地發着光，

宮中的美人

穿着金衣站着，

她是一個沒有愛人的女郎！

呵，你哭了！

你的愛人，你的心，不見了，

你應該把你葬在墳墓裏，

不然就立刻賣！罷……

「你用什麼文字歌唱着呀，法路奧？」

「你歡喜嗎？這是一曲外國歌，是從一個縣城裏來的，呵，呵！……在那裏可以看見多少堪驚的東西呀！教堂，屋子，人……我從前常在那裏！……你不要以為我從前也是像現在你所看見的一樣……完全不！也有許多女人愛過我的！……」

「歌聲很美麗呢……翻譯出來罷，法路奧。」

法路奧便耐心的把歌的內容翻譯了出來。

「她把什麼東西賣了呢，法路奧？」

「她自己……她還有什麼可賣呵！」

「他們曾把她吃掉嗎，如同美爾干夷吃掉她的小孩似的？」

法路奧笑了。

「你現在還不懂事。你的年紀大了起來，你就懂了。」

「我怎樣纔能知道呢，倘若我不離開這裏？」

「你的話不錯。你不會離開這裏，也沒有誰能離開這裏了！」

他們不自主的往遠處的湖邊望了去，在那裏，有一種幾乎看不見的煙盤

繞在樹林上。

「你還有時候，皮透哈夷……也許上帝會送給你一個一點沒有病的人，

如同格萊哥呂……現在且幫我把小船拖落水裏去，我們可以去張網了。」

「新月青白地發着光……」

他唱了起來，但又立刻靜默了。

「嘶！……我們不要做聲……坐在這裏的後面，不要動，不要動……你

會使我翻落水裏去。」

尖頭的小船如燕子似的輕快地在黑色的水上向湖的中央，冰塊那裏駛了去。一到那裏，法路奧便把船轉了方向，把捆放在船底的漁網丟了出去。

皮透哈夷將頭伏在船邊上，好奇地觀望着她的影子在鏡子般的湖水中怎樣顛蕩，她的頭上的黃色的牡丹怎樣顫動。法路奧的計策很狡猾；正當魚在岸邊取餒的時候，他就攔住了牠們往深處去的路，隨後突然驚嚇牠們起來；他相信牠們一定會東西亂跑，落到埋伏着的漁網裏去。他十分的成功了。當他們在下了網的地方大聲的叫着，唱着，打着水的時候，他們就遠遠地看見了漁網的網子沉下水去，水混了起來。他們捉到了非常多的魚。小船立刻爲許多極大的鱸子魚的尾巴所撼動。那些怪物張大着嘴，想在臨死前咬一種東西。皮透哈夷極不敢伸指頭到那裏去。銀鱗的扁魚睜着青白的眼睛在小船裏狂跳

着，如同在籬箕中搖蕩着的銀錢。法路奧很久很久地捉着一尾鱸子魚在手裏。

「你看，皮透哈夷……他是，如同我們似的……我們的病就是從這種魚而來的……」他說着，便把魚遞給皮透哈夷。那魚生滿了瘡疤，腫了頭，如同生癩病的人一樣。他在皮透哈夷手中無力地掙扎着，睜着憤怒而模糊的眼睛，兇惡地地看着她……

「我想放了牠。法路奧……我可憐牠……」

「不要放，不要放！……我們應該把牠帶到岸上去，把牠埋在土裏……」

「可憐呵……」皮透哈夷喃喃的說。

「是的，是的……牠會使我們滅亡。誰吃了這種魚，誰就會病。吃的時候，他不曉得，因為牠們起初也只生些小小的斑點。我們應該把牠埋在土

裏，把牠活埋在土裏，不要叫牠落一滴血在地上——不要毒死花菓。這種毒氣甚至會從墳墓裏爬出來，地鼠會把牠掘出，野鳥會把牠帶走……最好的方法還是把牠燒掉，但是火不愛齷齪的東西，牠會復仇……」

他們這樣的談着，便向岸邊駛了去。月亮在紫色的晚霞中加入了牠的銀色的光，在他們面前現出了一條顫動的道路。左邊右邊，躺着黑黯而靜止的湖。紅色的冰塊的邊緣在湖面亮晶晶地發着光，藍色的泰夷嘉森林在遠處顯露着，如在霧中一般。當他們走上他們的小屋所在的山崗時，千萬個相似的發光的湖沼從樹林的那邊望了過來。那些湖沼映着晚霞的血色，映着月亮與冰塊的銀色。他們向他們小屋的門邊走了去，屋內正燒着很大的火。他們的手裏提滿了魚，他們的面色欣喜而且歡樂。美爾干夷就在門限上遇到了他們，她本是出來叫他們去吃晚飯的。

「捕得的魚在這裏了！」

大家都圍住了他們，去看他們的魚。

「今年好像有一個好年成，」法路奧說。

「你以為怎樣，格萊哥呂：倘若我們把河道攔住了？這樣，我們可以捉

到許多魚，有了一冬的燻魚了……」

「我的骨頭痛得很……水又冷……」格萊哥呂想了許久，回答說。

「我們不必走到很深的水中去……那裏裝過魚梁，現在還有一根木樁在

那裏……」

「我會倒……我的手已像小孩子的手一樣無力……那裏很深，我又不曉

得游泳……」

「他的話不錯……」安卡說。

「那末我呢?!我的腳更壞，而你們還是要我去。倘若永是這樣，大家便會活活的爛死……不必等肉崩落，就會活活的爛死……」

「多討論做什麼呀!他會去的，他應該去……這是男子們的工作，你去了，他也應該去，」美爾干夷氣兇兇的叫着說，「不然，我們不要給安卡一小塊食物。她原是康健的，而她自願到這裏來。人家送來的食物是給病人們吃的，我們不要把我們自己的給她吃。」

格萊哥呂吃驚地坐着。

「我自己去!」安卡怯弱的說。

「你去，你去，那裏的四面都是濃密的樹林……」美爾干夷笑着說。

「也許你可以去罷，美爾干夷?」法路奧向她說，「工作够多了……砍枝條，拿木樁和柵木，折樹枝。我們把皮透哈夷也帶去，叫她去燒火。但你

須給她預備一件小衫，免得蚊子咬起來太難當……」

「好一個漂亮的計策！」美爾干夷喃喃的說，「但是誰在家裏看護庫土雅西呢？」

「我不需要誰……」庫土雅西呻吟着說，「你們去收集食物更好……只要早晨給我預備一點食物，交給我……把水放在我近身的地方……就可以走了……」

「那末你去嗎？你很強壯！」法路與諛諛地對美爾干夷說。

「讓我想一想！」美爾干夷默想着而且不快活的樣子，回答說。

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她欣喜地微笑着，說道：

「我們這樣辦能：你法路與帶着安卡和皮透哈夷去攔河道，我和格萊哥去砍枝條，拿到屋裏來，編捕魚的籠子。我們還沒有這樣籠子，我們怎樣

去捕魚呢？……」

「你的話不錯。但是我可以晚上編。兩個男人編兩隻魚籠是極容易的事情。」

格萊哥呂也堅執地主張自己到河邊去。

「我可以預備木釘，倘若我不能站在筏橋上。」

美爾干夷不再說什麼了；他丟了匙子，走到屋角裏去了。她沒有和他們一起出去，也沒有誰敢去邀她。

「你看見嗎？他害怕呢！」法路奧微笑地說，眨一眨眼，指着肩上背着斧頭在前走的格萊哥呂。

「他害怕呢！……我告訴你！……呵，他知道我在女人們確是韃鞋人哪……」

「無聊！」安卡笑着說，紅了臉，而且欣幸。

他們走過了池沼，走過了還沒有葉子而已開滿了銀色的花的草籐。皮透哈夷在後面走，小鳥似的唱着歌；每走過一個池沼，她看了看水中的醜觀的破衣的影子——安卡給她替代小衫的破衣。一雙雙結合着的野鴨從他們的腳邊飛了開去；已經變成灰色的白鷗，從牠們在吃嫩芽的小樹下叫着飛了起來，坐到高大的落葉松的頂上去。薰風拂着牠們的面孔，驅逐着天上的白雲。搖撼着樹木，趕走着蚊子。黃色的老年的蘆叢在風聲下喃喃的響着，彷彿在訴苦地說：牠們不能再綠了，從下面生長起來的年青的後代不久要把牠們逼死了。

青白而透明的綠色，如同爲金色的陽光所照着的霧一般，圍住了小樹大樹，高懸在地上，和蔚藍的天空一齊映入在清潔的河水中。那河水在彎曲的

河道中急速地從這個湖裏流進了那個湖裏。

他們在岸邊站住了。水中聳立着一根粗而黑的木樁，被流水衝得顫動着，在透明的深水中映出了奇異的影子。一羣羣游魚小心地閃避着木樁，影子一落在牠們的背上，牠們就立刻逃了走。

「我們就在這裏攔起來，這裏最窄也最淺。」

於是皮透哈夷燒起了火，法路奧和格萊哥呂去砍樹，把樹枝拖到了岸邊。他們先造了一個小小的木筏，栽好第一個木樁。隨後在木樁上搭上筏橋，又栽好第二個木樁，他們這樣的一步一步往河流的中央栽了去。安卡恐懼地看着無力的筏橋在他們脚下搖擺，流水衝蕩着他們手中的木頭，把木頭轉了向，牠又時時刻刻恫嚇地要把人和筏橋推落水裏去。無力的黑色的木頭映在透明的水中，如同蛛網一般，上面爬着呆笨的，半裸的人形。

「上帝！……不要跌到水裏去！」安卡喃喃的說。

「不要胡說！不要嚇我們！……我們差不多站不穩了！」法路與叔笑說，用力地用斧頭敲着木樁，格萊哥呂用兩手扶着牠。河水痛苦地嗚叫着，從魚梁旁流了過去。

直至晚上，他們幾乎到了河道的中央。他們疲乏的回家了。但在很遠的地方，他們已注意到他們家裏的煙囪沒有冒煙，沒有一個窗內有火光。

「她連晚飯也沒有給我們燒，這個該死的吃人的女人！」法路與怒氣沖沖的說。

黑暗的小屋中非常的沉寂。庫士雅西醒來了，當他們燒火來的時候。

「我餓得睡過去了……」老年的庫士雅西辯白說，「美爾干夷拿去了食物。她連我們最好的鍋，斧頭，刀子也拿去了，她把一切的東西捆在一起，

拿着死了。我問她到那裏去，什麼時候回來，她什麼也沒有回答……什麼也沒有，彷彿我是一隻狗，不是人……我對她說過……但她拿去了我們最好的鍋，刀子，斧頭……」庫士雅西傷心的重複地說。

「她拿去了刀子，斧頭，鍋子！」法路與吃吃的說，在四處的屋角裏尋找着。「她把我的網，最好的網，也拿去了……我們須去看守我們的小船，不要讓她偷去……」

他從屋內跳了出去，別的人也跟了去。

「瘟疫降在她身上！……她偷去了！她把我們丟棄了，彷彿沒有手的一般。沒有船，我們還能做什麼呢？……」法路與叫着說，「我們明天吃什麼呀？……」

他想立刻去搭一個筏橋，撐了去取回放在湖裏的網，但是格萊哥呂止住

了他。

「她已偷了去無疑！你去，徒然！你原知道，她是一個魔鬼……瘟疫降在她身上！……」

「她走了，也許於我們更好……會更安靜……也許人家會送母牛來給我們……慈悲的上帝是不會丟棄我們的！」安卡安慰着他們說。

「人家不習再送什麼給我們……沒有網……沒有船，我們能做什麼呀，不幸的人？！」法路奧叫苦說。

「會更好，會更比從前安靜……上帝會幫助我們，我們明天就可以攔過那條河道了……」安卡重複着說。

「蚊子立刻就出來了，而我們，還沒有儲藏！」

「她拿去了最好的鍋子，斧頭，刀子，她把一切東西都捆在一起……我

對她說：「留在這裏罷……」庫士雅西重述了十幾次。

皮透哈夷像鼠子似的在四處的屋角裏尋找。也許美爾干夷會把偷去的小衫留在家裏的，她想。

六

夜間，當太陽不再晒着，天上的雲不再妨碍蒸氣的時候，湖沼的蒸氣觸着了最後的冰塊，便落在地上，濃密起來，用雪一般的霧籠罩了四周。牠的鬚髮般的頂頭像有毛的羊皮。在白色的籠罩中，山崗和山峽以及地峽的黑暗斑點亮晶晶地發着光。樹木的黑色的尖頂高聳在霧上，好像奇異的空中樓閣。一切都白色而且沉寂，如在冬天裏一般，但同時又和暖而且生動。半融

化的冰塊忽而失了均衡，太聲地響着落到了水裏；霧撕破了牠的邊緣，銀黑色的湖水的波浪便在裂縫中迸出光來。一陣陣的水鴨忽而大聲而且快活的游泳着，尋找着食物；在霧的籠罩中沒有什麼危險恫嚇牠們。空氣中非常的沉寂。鷹和鷺以及水鷗在蓋滿了露珠的窠裏打着盹。星星在青白的天上青白地閃爍着。隨後出來了朝霞，開始在霧上染上了顏色；牠漸漸大了起來，漸漸威嚴起來，漸漸往遠處擴大起來。火一般的光用紅玉的環子在霧的上面罩住了整個的天邊。最後，從那上升的太陽所躲藏着的地方，一道極大的金色的陽光跳出來了。星已熄滅。柔和的微風趕着霧。隨後第二道，第三道……全羣的急速而迷目的金光都和第一道的連結起來了。霧漸漸稀疎，湖水發出光來，湖邊快活地微笑着。鳥的和唱開始高聲的奏起來。風趕散了湖上的冰塊；牠們互相推撞地，在陽光中閃爍着。每天都是這樣，直至冰塊融化。……

平常在下霧的天氣裏，屋中的人是不到外面去的，因為濕氣會使他們加倍的疼痛。但這一次好奇佔了勝利了，法路奧在太陽未出以前就走了出去看昨天放在那裏的魚籠。皮透哈夷同平時一般的，跟在他後背。他們還沒有十分睡足，不大講話的順着舊脚印在霧中爬了去。正在蘇醒的微弱的聲音從湖沼和泰夷嘉森林裏向他們飛了來。

「我的法路奧，倘若我們捉到了這許多魚，我們拿不動呢？我們怎麼辦？」皮透哈夷冷得戰慄地，低聲的說。

「不要這樣說！沒有一個漁夫應該說這話！……不要害怕；我們不會留下什麼，倘若上帝給了我們豐富的獲得。」

「霧真可怕……總是好像那裏有誰站着似的……法路奧，真的誰站着呢……我的寶貝，我的好人，給我一隻手，至少一枚指頭……我害怕呢

……」

法路奧慈愛地往後伸出一隻手來，給了她一枚指頭。

「法路奧，沒有誰在那裏站着嗎？」

「沒有。」

「但是有誰走着呢……你聽見那豪豪的聲音嗎？呵上帝，他怎樣的笑着……他一定是魔鬼！」

「靜默着，那大笑着的是潛水鳥哪！」

他們已經走近了河邊，單調的水聲告訴着他們。突然，法路奧站着，細聽了。皮透哈夷彷彿粘住了他的腳似的……

「現在你聽見了罷？」

「真的，有誰在我們的魚梁上走……筏橋裏的木樁軋軋地響着……」他喃

喃喃的說。

皮透哈夷嚇得跪了下去。

法路奧注意地望着白色的蒸氣。過了一會，他漸漸認出了俯在白色的水上的，樹木的黑色的輪廓。

「河！」他說。

霧在這裏不息地顫動着，前後走着，褶皺地上昇或是落入在河裏。現在法路奧已可以看出魚梁的木樁，筏橋，和筏橋上的一個黑色的模糊的大影，正向水面俯着身子……同時他聽見了拍水聲，軋軋聲和高聲的呻吟。

「熊！」法路奧受了嚇，喃喃的說。皮透哈夷發起抖來。

「不要做聲！不要叫！……牠會吃掉我們倆！」

他們起初緩慢而且小心的爬着，隨後像箭似的跑了。

「我們跑得快一點，在霧還沒消失之前！……跑，皮透哈夷！……」他對女孩叫着說。

「熊呢！」他吃吃地說着，撲進了屋裏，「我們敏捷地逃走了！……我想不到我還有兩隻這樣好的腳！……」

「熊在那裏呢？」

「牠在偷我們籠裏的魚。牠站着像雲一樣大，在筏橋上……倘若牠推倒了我們的木樁，我們怎麼辦呢？」

「這沒有關係！現在，牠找到了我們的魚梁了！……我們的工作都成了枉然了！」法路奧叫苦說。

「我們的工作都成了枉然了！……」安卡和庫士雅凶苦惱地複述着說。

「現在牠正站在魚梁上看守着……也許牠還會到棧房裏來！他們現在都

餓餓了，到處沒有菓實和草根……小鴨，小鷓鴣，小兔子都還小……牠找到了我們的魚，就不會輕易放過……」

他們驚嚇地坐在屋內，燒着火。皮透哈夷不時走到門邊去，快樂地喃喃的說着走了回來：

「牠沒有來，我什麼也沒有聽見……」

「也許牠把美爾干夷吃掉了……」庫士雅西呻吟着說，「吃一個單身的女人，在熊是容易的事情……」

「誰叫她逃走的呀？」法路奧忿然的說，「但是畢竟可惜，她是一個很能工作的女人。」

「牠對她有什麼辦法嗎？夜裏，她燒着火，白天裏，牠不會來。美爾干夷有小船，有網……這完全是另一件事情……」

「要是我們有船，我們也可以到那邊去，遠遠的看一看。雖然牠會游泳，但我們能夠逃脫的。格萊哥呂，我們用赤楊樹皮做一隻唐古特船好嗎？」

「你到那裏去找這許多的樹皮呢？……最好的是，安卡去把種種的情形告訴會長……她還可以知道關於母牛的事。人們不會把她殺死的……我們這裏大家都快死亡了……」

安卡吃嚇地而且抑鬱地靜默着。

第二天，饑餓開始磨難他們起來；雖然害怕，法路奧和格萊哥呂出去找食物了。

「那邊就是這個吃人的女人所住的地方了……那島上，」法路奧說，指着一個大湖。

格萊哥呂沒有立刻就回答；他許久許久注意地看着一個綠色的樹林的花冠，那是孤獨地躺在金色的陽光所照着蔚藍的茫洋上。樹尖上纏繞着一脈極大的煙。法路奧猜得很真確，那邊就是美爾干夷藏身的地方。

「她在那裏，一切都看得瞭如指掌。雖然她離開我們不遠，我們不能到她那裏。但不要悲傷！……我不久就做一隻船起來，把我的網拿回來……我去找到牠們，把牠們拿回來……」法路奧兇狠的說。

「是的，那就是她藏身的地方！」格萊哥呂同意說，「她選得很好，蚊子不會咬她。就讓她住在那裏罷！我們將要得到母牛了……安卡會去的。她必須去一次。我們可以去割草……我們現在不是過得更好嗎，又和平，又安靜？從前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害怕……我不喜歡女人們的爭噪……就讓她住在那島上罷！」

他們有了很好的獲得回來了；他們找到了幾個鴨窠；有幾個鴨已經有了胚胎，但這不是食物嗎？

他們膽子大了起來，第二天到魚梁那裏去了。法路奧不息地叫着，敲着舊鍋子；格萊哥呂也叫着，搖蕩着火把。法路奧在前面走；每次當他回頭來看格萊哥呂時，格萊哥呂總是偏過了眼光，掩飾他的失色的面孔。

「老實告訴我，你是不是曾丟開我，當牠跳出來的時候？」最後法路奧問了。

「這是可能的，」格萊哥呂承認說，「我的心嚇得跳着呢！」

「熊會吃掉我，我跑不快，我的腳不能再跑了。我們不要到那裏去罷，我們且燒起樹林來……」

他們就試做起來，但潮濕的草不會燃燒。

「聽上帝的意旨罷！」法路奧大膽地決定了，搖着手，大聲的往前走了去。

河邊非常的安靜。陽光把急促地流着的綠水塗上了金色。楊柳和小榛樹在岸邊俯視着，在水中照出了影子。網式的黑色的筏橋從上面射下了搖動的影子，蛇一般的流水的泡沫圍着木樁。

他們細心聽了一會，是不是或處有聲響，隨後就燒起火來。他們立刻看出了魚梁已經毀壞，魚籠已經不見了。

「該死的吃人的女人！你看，她把什麼東西都割破了！……她做什麼呀？」法路奧走近一座筏橋，叫了起來。

「你怎麼說是熊呀？！你以前怎樣說的呀？……爲了你，我們都受着餓！」格萊哥呂怒氣沖沖的說。

法路與抓着耳後的頭。

「牠很黑……我不再在霧中出來了！」他喃喃的說，「魚籠在這裏了！牠鉤在蘆葦裏……這個吃人的女人把牠丟過了魚梁……她甚至沒有把魚拿去……魚在籠裏爛腐了……這個地獄裏的女人！她做什麼呀？但她沒有本領把魚梁也毀壞。她只拔出一根木樁……是我把她嚇走了！……」

「無疑的！」格萊哥呂譏笑他說，「你一定會把她丟入水裏去，如同她丟我們的魚籠一般，你不會憐憫她的……」

「誰能知道！也許我得想一想……馬一般的女人！也許我會時時刻刻站在岸上叫着！……」法路與承認說，他又高興了。

他們把魚籠從水中扯了出來，修好了魚梁。隨後他們躺倒在火邊，等待着結果。

「女人像謎語一樣！」法路奧嘆息着說，「沒有誰知道，她們做什麼。但她的復仇，毀壞了魚梁，不是爲的我，我可以斷定！」

格萊哥呂抑鬱了。

當他們捕了幾尾魚的時候，他們決定由法路奧拿回家去，要安卡送被窩來，因爲格萊哥呂想在岸上守夜。

七

天空已經黑暗，雖然並沒有雲遮着牠。失了色的橙黃色的太陽低低地浮在水上。岸邊低聲地嗚咽着的灰色的波浪，在模糊的陽光中發着光，如同生了鏽的銅一般。各種各樣的湖水聲，結合着草木的微語，在安睡的地面上飛

着。風驅逐着沉重而和暖的空氣。火幾乎已經熄滅，牠在冒青藍色的煙。格萊哥呂和安卡圍在火爐旁接近地坐着。許多蚊子在煙和火焰旁和他們的頭上飛。

「我必須到會長那裏，到雅庫特人那裏去了，我知道；但是我害怕……我害怕呢。我記得……我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有一次來了一個生癩病的人，強要走進我們的屋內，父親用鐵叉把他逐了出去……」

「不要進屋子去，遠遠叫喊着……也許人家會給你一點東西的……他們應該給你。我們的財產還在那裏！」

「是的，還在……」安卡嘆息着說，「我們的母牛一定已經有了美麗的小牛了……畢鐵路着真沒有良心……」

「說什麼良心呀？人家不看見你時，總以為你比他們還幸福的生活着

的……」

「格萊哥呂，我也想不到，這裏是這樣的苦惱的……」

「那末你懊悔嗎？」

安卡靜默了一會。

「不……爲什麼要懊悔呢，倘若已經不能改變了？只要那個地獄裏的女人讓我們安靜……也許上帝會給我們一個小孩的……我們教育他，我們老了，他們招呼我們……也許我不會生病，也許我們的後代也會健康的長大成來……那個『可怕的女神』是很任情的，她常常遺忘了近處的人，取了遠處的人……也許那時歡樂的笑聲會在這裏，現在只聽見呻吟聲的這裏，響了起來，……屋內會滿了人，造起許多新的屋子，出來了新的民族……即使他們像我們似的會死去，但總有一些活着……衰老時原是苦惱的，就是在那邊，

在那個世界裏也是一樣。老年人到處都要生病，年青人總是到處享受生的愉快……我極想有幾個小孩，格萊哥呂。」

「要小孩做什麼呀？我們需要的是牲畜，沒有牲畜，我們就不能過活了。魚不夠我們吃；要工作和打獵，我們需要康健與氣力……倘若我們至少能和平地活着……」

「她做什麼呀？……那個地獄裏的女人想怎麼呀？」

安卡突然轉過身去，因為格萊哥呂在用奇異的目光注意地望着河道。在血紅的夕陽中，美爾干夷站在她的小船裏。流水把她向魚梁這邊帶了來；她用一支長的槳搖着，觀望着兩邊的岸上，如一隻鷹似的。她一看見他們，就叫了起來，坐下去，把船轉了方向。隨後她急急地向湖裏駛了去。到了遠處，她回頭望着，捏着拳恫嚇着。

「鬼婦人！她做什麼呀？」格萊哥呂說，「但她現在不會再來了……我們可以睡了！你回去嗎，安卡，還是留在這裏呢？到了夜裏是很冷的。」

「我留在這裏……」安卡過了一會回答說，「倘若你允許，我就留在這裏。」

魚捕得很多。他們捕到的多是些極大的淡綠色的鱈子魚，有紅色的尾巴和魚鰓。屋子裏的人整天的洗割着魚，預備把牠燻起來。甚至庫土雅西也從屋裏爬了出去；她坐在火旁，和皮透哈夷在炭上搶烘肥胖的鱈子魚心臟。大家允許她們這樣做，因為心臟太多了。到了晚上，女人們和格萊哥呂拿了魚回家，因為家裏比較容易收藏，如果下起雨來。法路奧留在那裏看守魚梁。美爾干夷不再來了。只有幾次，他們看見她在遠遠的湖上，如一個小小的斑點。

過去了幾天。魚的分量沒有減少，但是蚊子成羣結隊的出現了。尤其是，在靜默的有雲的日子，蚊子咬得漁夫們難以抵擋。牠們攻擊着人家的眼睛，刺鼻子，不許人家開開嘴來。身體被牠們刺得膨脹起來，滿是傷痕。病人們不再站在河邊看守了。

「她不會來了……她自己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躲蚊子呢……」他們講到美爾干夷說。

每天有一個男人到魚梁那裏去，提着滿滿的一籃魚回來。皮透哈夷總是站在扁平的屋頂上，等待着牠，清脆地唱着：

「他來了，他來了！」

他的肩上背着一隻籃，

籃裏裝滿了魚……」

但有一次，她忽然中斷了她的歌唱，跑到屋內，呼吸困難地說：

「他不回來了……」

「你說什麼？我們已經聽見他在路上的腳步聲了！」

「美爾干夷……」皮透哈夷失了色，吃吃的說。

大家都往門邊撲了去。格萊哥呂拿了一把斧頭。但是那條路上，除了法路奧沒有別的人。他急促地走着，怒氣沖沖地揮着兩手。無疑的，這是他，不是那個鬼婦人。皮透哈夷何以看見了她呢？難道美爾干夷用魔術遁走了嗎？

「是你嗎，法路奧？」

「是的！爲什麼你們這樣問我？……那個該死的女人又扯掉了一根木樁，把魚籠沉到水裏去了……我找不到牠呢……」

大家都絕望地互相觀望着。

「自然不……她有一隻小船，她面前掛着一隻燒着火的鍋子，她在煙霧中行走着彷彿在家裏一樣……但是我們不幸的人……那個該死的惡婆！」

格萊哥呂和法路奧立刻拿了武器，尋魚籠和修魚梁去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雖然他們的手中拿着火把，不息地揮着，但蚊子還是纏繞着他們，如濃密的黑暗的雲一般，疼痛地刺着他們的身體，甚至穿過了衣服。他們在魚梁的遠處找到了魚籠，牠鉤在河道的蘆葦叢裏。他們須回來做了一個木筏。最後他們扯出了魚籠，把牠塞在魚梁的洞裏。格萊哥呂是最強壯的一個，他留在那裏看守着。

不必夢想睡覺了，他只好燒起很大的火，遠離着河邊，免得驚嚇河裏的魚。他周圍燒着火，坐着煮晚飯，低聲唱着，希望驅走厭倦。外面成羣結隊

的刺人的蟲成了市，不息地噓噓的叫着。格萊哥呂不時間斷了歌聲，靜聽着和水聲連合着的單調的低微的聲音。此外便什麼也沒有聽見。他微微合上了他那被煙薰得紅色的充滿了眼淚的眼睛，繼續地唱着。歌聲單調地響着，像鍋內的滾水一樣。忽然，一根樹枝被誰的腳踏斷，側側響起來了。格萊哥呂睜開了眼睛，拿了一柄斧頭。在火光照着的灰色的朦朧中，站着美爾干夷。

「你要殺我，格萊哥呂……你已經忘記了你怎樣的愛過我，撫慰過我的……」

「你那時不是一個這樣的魔鬼，像你現在似的……你爲什麼要磨難我們呀？……」

「你永久是一個愚蠢的人，格萊哥呂……讓我進來罷，我願意，像從前一樣的，同你並坐着，吃魚，閒談。你比我強壯，我沒有武器……倘若你需

要，我就脫下衣服，免得你以為我藏着什麼……」

她急速地解開了皮衣的扣子，把牠脫下，從煙中對他伸出半裸的身體。格萊哥呂躊躇起來，她不等的回答，就跳過火，坐倒在他旁邊的鹿皮上。

「我們又在一起了……你記得……一年之前嗎？……但是你看，格萊哥呂，我現在是怎樣的肥胖，血液怎樣的膨脹了我的身體……」

她握住了他的手，把牠往自己豐滿的懷裏推了過去。

「我有一大堆的魚。我還從別人的網裏偷了許多……我並不想害你們。我不過希望你來，格萊哥呂……和生癩病的人一起活着，看着他們的創傷，聽着他們的呻吟——這種生活厭倦了我。格萊哥呂，你還沒有病，你的身體還是清潔的……我們一起活着，多麼幸福，我們可以造一所圓形的土屋……」

你可以休息着，我去拿了取得的東西來……我知道這四周所有捕魚的地方，在那裏人家也知道我……我要什麼，人家會給我什麼的……母牛，一切的東西，免得我再去……」

「呵，不！……人家不會給你母牛，人家會殺死你！人家永不會給你什麼，在那邊，你本沒有什麼……你的丈夫已把一切的東西都拿走，搬住到那縣裏去了……」

「即使沒有母牛，我們也可以幸福的生活着！……我有了你，我一切都找得來……我給你做幾件寶貴的皮衣；我去捉一些狐狸，兔子，狼，和野鹿來……我會安置捕獸機，自射槍。你每天吃着肉，最好的肥肉，美味的魚。我會做一個很好的人，這樣的好，這樣的可愛，如同秋霜後的菓實一般……我現在是一個壞人，因為我沒有誰……當我走到那個世界裏，看見人們

安靜地休息着，笑着，吃得飽飽的，有小孩，有牲畜的時候，妒恨就在我的靈魂中生長：我必須毀壞一種什麼，破碎一種什麼……好讓他們也知道，什麼是眼淚！但爲了你，我可以做一個可愛的，安靜的人……」

她漸漸愈加親愛地用力貼緊着他，用她赤裸的臂膀圍抱了他。

「你原已有了孩子。你做的什麼事？他現在在那裏！」格萊哥呂噁着聲音問。

她發起抖來，站起來了。

「上帝作證，他是自己死的！」她叫着說，「呵，你就是這樣的一個凡！你那時連一塊破布也沒有拿給我！你不以爲奇，你不願意看一看小孩，你自己的骨血，而現在……至少也不要裝模做樣！你用我的肉體滿足了你的肉慾……現在你的年青的妻子迷住了你的靈魂了，因爲她又年青，又新鮮！

不要裝出善心的樣子！……你曾經倒一杯水給我喝過嗎，當我夜間口乾得要死的時候？你曾經自願做過什麼嗎？人家必須時時喊着：格萊哥呂你去格萊哥呂你做……格萊哥呂，這是你的事情……你像一塊冰似的了……你怎樣，我都得愛你，因為我沒有別的人，但是安卡……愚蠢的安卡……」

她的面孔變得非常的可怕，兩眼亮灼灼地發着光，如蛇鱗一般，兩唇抖顫着，露出了白色的尖利的牙齒。

格萊哥呂向她伸着手：

「走，走開……你將來會殺一個成年的人，吃掉一個成年的人……」

她從他身邊跳了開去，一脚跌倒了鍋子。

「腐爛罷，該死的爛人！明天就開始！你們都記着，我從此不再寬宥你們了……你們死後，我去捉一個童子來……我去偷來！我現在還年青……我

可以教育他，爲了我……你以爲，討厭的死屍，你是寶貝嗎？因爲沒有誰要的瘋女人向他跑了去，他就以爲自己是一個有用的東西了！腐爛罷……死亡罷！我會叫你們都死亡，好讓你們的咒詛和你們一起消滅……那時我便會到遠處去……沒有誰可以強迫我在這毒窠裏！餓斷你們的腸胃，你們去吃庫士雅西的爛肉，如吃牛酪一般，你們去舐她的老骨頭，如舐糖一般，不要再侮辱其他不幸的人！……」

格萊哥呂從被窩裏跳了起來，因爲美爾干夷的眼睛裏閃着怕人的火光；他踏在被窩邊的斧頭上，抽出了他的刀子。

美爾干夷跳着跨過了火。

「你怕了！」她笑着說，「你怕了……呵可笑的英雄，被女人一杓的水就蓋過的英雄……」

她往他身上丟了一根柴火，就不見了。格萊哥呂注意地細聽着，倘有沒
有到魚梁那裏去；他還拿了一根柴火驅着蚊子，跑到河邊去。流水低聲的微
語着；俯視的草和樹木亮晶晶地在清潔的水中發光。在湖面上，在白色的霧
紗之上，搖擺着美爾干夷的頭和手臂，她急促地划着水，長形的小船的斑點
往下溜着駛了去。最後便一切都隱沒在灰色的夜的朦朧中。

「上帝保護我……真是一個男性的女人！現在怎麼辦呢？她把我的晚飯
潑翻了，這時去把魚籠拿出來又太早了……雷打死她……她說，我害怕了。
她的話不錯……我要是去吻她，她會咬掉我的嘴巴……誰能知道她想怎樣辦
嗎？她是爲請求我而來的，隨後却潑翻了我的食物！」格萊哥呂喃喃的說
着，一面盡力從火裡檢出煮過的碎魚片

八

過了幾天，格萊哥呂的手上第一次生出了一個大的瘡。他確信這是美爾
干夷的魔術，而且要人家相信。

「爲什麼這樣的早呢？這個洞！是那個魔術家做的！……我現在還感
覺到她的眼光！她的頭靠過的地方，就先痛了起來……呵，我這個不幸的
人！」

他躺着，呻吟着，不想做什麼了。

「格萊哥呂 不要讓他一次就把你栽倒了！不要讓步！我的脚也並不康
健……我們會死亡，倘若我們都躺着！美爾干夷又把我們的魚偷去了。我們

怎麼辦呢？」法路奧勸告他說。

「這於我沒有關係！一切都是你們的過處……」

這時美爾干夷沒有看見格萊哥呂，漸漸在屋外徘徊了。有時，她甚至像要走進屋子裏去的樣子。一次，皮透哈夷在樹林裏拾樹枝，被她嚇了一跳。

「格萊哥呂康健着嗎？……他爲什麼不出來了呢？你們那裏有了什麼事了？」

皮透哈夷失了色，像冰塊似的呆住了。她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是睜大着眼睛望着吃人的女人。

「你怎麼不回答呀，小鬼！……我並不會吃掉你的！」美爾干夷叫着說；隨後她唾吐着，揮着手，跳進了樹叢中。

「她說，她還不會吃掉我……很像到了冬天，她會吃掉我……」皮透哈

夷告訴法路奧說。

「願上帝現在不要叫別人也逼得這樣。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到了秋天吃什麼，沒有誰注意到這個；我們已經開始吃乾魚了……你，安卡，應該到那邊去取你的財產來。他們不能不給你……你會有十四頭牲畜，他們至少也得還你幾頭……」

「現在怎能去呢？蚊子會咬死我！」

「蚊子嗎？誰都知道，在彼得和保羅節之前，牠們就沒有刺了……牠們只會嗡嗡叫得利害，不大會咬人了。的確，路是遠的，但一起風，就可以平安的走了……」

「待我仔細想一想……我們現在沒有食物……也許他們自己會送母牛來的……我已對他們說過，說我要我的財產……」安卡說。

「讓她安靜罷……到了必須去的時候，她會去的。她不是好躲閃的人！現在，蚊子會咬她……」格萊哥呂庇護他的妻子說。「你去看守着魚梁，法路奧，不要空談了，也許你比美爾干夷先得到了魚。」

「多麼聰明的人！……你自己爲什麼不到那邊去呀？……」

「聽我講，法路奧……你有什麼損失呢？一點沒有！她向你是很和好的。我只有一個小小的瘡，也許這隻手就會好起來。但我必須保護着自己，不要讓那個魔婆再用魔術的眼睛看我……請你可憐我……」

「自然！……誰都情願躺在床上……」法路奧說。但雖然這樣說，他到河邊去了。他常常整天的在那邊坐着，使美爾干夷不能先下手，早一點自己取了來。

有一次，他憤激地回來了：

「她偷去了，雖然我在那裏，她偷去了……她一直走近魚梁，走上筏橋，解下了魚籠……我叫了起來，丟了棍子過去……」停止，」她笑着說，
「不然，我走下來打你！……」

「你呢？」

「我罵了她，但她有良心嗎？她放下魚籠，說，『這是我的。你要是再到這裏來，我捉住你，敲斷你的腳！』敲斷我的有病的腳呢！」法路與怒氣
冲冲的叫着說。

「不，我一個人不再去了！……夠了！……如其格萊哥呂不願意，安卡
必須同我一道去。」

格萊哥呂從床上坐了起來，懷疑地看着他。

「倘若她願意，她就去。我是有病的，」他說，假裝出漠然的樣子。

「我寧可到鏡裏去。一起風，我就去……」年青的安卡迅速地回答說。

「去，安卡，去！」法路奧叫了起來，「求一隻船，求幾頂網來。」

「你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鎮上的人。你讓他們知道，我們快死了，那魔鬼要害死我們！」庫士雅西呻吟着說。

「還求幾匹母牛來，」格萊哥呂加入說，「那原是我們自己的。你說，倘若他們不還我們母牛，我們都去了……」

「我們有了網和船的時候，」法路奧誇大起來，「我會找到鬼也不能到的藏身的地方……我可以賭定，那個魔鬼將漸漸惡狠起來，兇怒起來，但是她將知道，還有比她更聰明的人……是的！男人總是男人，女人決不能和他一樣！那時我們要到那裏去，就可以到那裏去，要在什麼地方張網，就可以在什麼地方張網了……」

「但是我必須帶了皮透哈夷去，」安卡打斷他的話，說，「一個人，我怕去。這個女孩和我一道去，他們就會寬宥我……因為誰帶着孩子……憐憫就會使他們的心柔軟……」

「你去嗎，皮透哈夷？」

皮透哈夷躲在爐灶後，沒有回答。

「你將看見許多人……許多孩子……許多真正的雅庫特人……也許還會會長。」

「你將看見許多人……去罷，孩子，你將看見我們從前生活的情形……那個世界又大又快活……許多狗，許多馬，許多母牛……」庫士雅西引誘她說。

「也許人家會給你一點東西的，也許人家會給你一個銅戒指，或者一個

項圈，或者一對錫做的耳環。那邊，你們去的地方，住着許多有錢的雅庫特人……」

「我這個樣子怎麼去呢？」皮透哈夷喃喃的說，指着赤裸的背脊。

「就是這樣去，去，他們看見了我們的苦，他們會憐憫我們……」庫土雅西呻吟着說。

「無聊的話！……蚊子會咬死她！」法路奧叫着說，「我不答應！」

「我用我的溼褂給她蓋上，到了那裏有人的地方，我把牠拿下。」安卡說。

他們決定了：一起風，安卡就和皮透哈夷到會長那裏去。

到會長那裏去的路又遠又難：有二十俄里或更多一點的路，須經過許多湖沼和河道。安卡完全不認得這條路。法路奧和格萊哥呂用盡了種種方法告

訴她路的方向。他們在地上畫了許多圖，千百次的重複着說：

「右邊是湖，左邊是樹林……隨後一個沼……隨後。左邊是湖，右邊是赤楊樹樹林……你們須在小路上走……你懂了嗎？……」

「箭似的一條直路。總是朝着西。」

「起初湖在右邊，隨後在左邊……隨後你們爬過一個沼。牠並不深，你們須在有一株一株的落葉松那條路上走。隨後你們走到了湖邊。你們就在那邊轉向南，離岸不遠走……要小心，湖是很深的。」法路奧說明給她們聽。

「上帝是我們的希望！」安卡說。

怪風吹了起來，但待太陽昇得高了一點，開始和暖時，風變得極大了。兇猛的空氣的波浪從清明的天空裏落下在靜止的地上，和蕩漾的湖水上。湖水的波浪被牠們壓平了，雖然水在底下抖顛着，沸滾着。比較大一點的湖，

充滿了極大的皺紋和波濤，連底都攪擾起來，兇狂地想跳過岸邊去，但因爲在狂風的威嚴的手下不能起來，便敲撞着岸邊，如同受嚴刑的犯人用頭撞牆一般。只有那些最大的湖，牠們的邊岸隱沒在藍色的遠處的，高高豎起了牠們的背脊，大聲叫着，還擊着大風的狂洋。無力的樹林像草一般彎下了身子，草不動的平鋪着。狂風從湖心裏捉着破布般的泡沫和塵埃般的水點，把牠們混合着，往前趕着；在這雲霧上，太陽畫出了幾條虹霓。

安卡和皮透哈夷艱險地在這種遮住了世界的光彩中爬着。在路上，忽然現出了一條寬長的虹，顫動着，如爲誰的手所揮動一般，忽而搖蕩的明亮的斑點遮住了樹林，叢莽和湖沼。

寒冷磨難着她們，潮濕的衣服妨礙她們的行走，但是她們滿意，因爲她們不再怕蚊子了。

「在這大風中，牠們要死亡許多……牠把牠們吹落了水裏，把牠們打死在草中了，」安卡安慰着受冷的女孩說。

「打死牠們，打死牠們罷……但須寬宥我們……安卡，我雖然披着我的溼褂，我仍是冷呢。」

「我沒有別的了，孩子，沒有別的了。盡力的爬罷！用力！……」
她們走過了右邊的湖，爬過了生着橙黃的苔蘚的沼，站在山崗上，開始尋找那個應該在左邊的湖了。但是在她們的周圍，四處都有這許多青白的鏡子般的水發光，不幸的她們不曉得往那裏走了。

「我一點也不知，但回去又不可能的。真不幸……有這許多路……不可能……那個女孩子會害死我們……」安卡喃喃的說。

「我們往前走罷，冷得利害，我站不住了。」

「我們走罷，但是往那裏走呢？格萊哥呂說過，我記得，我們應該往西走的，就往那邊走罷……」

她們走了。在泰夷嘉荒林中，到處都沒有路。綠色的，橙黃和白色的潮濕的苔蘚在她們脚下踏了開去，露出結冰的水潭來。在沒有樹木的地方更危險，那裏水潭已經融化了一呎深。安卡和皮透哈夷在泥潭中爬着，一直沒到兩膝上，甚至沒到帶子上。努力走了許久，她們在午後走到了一個極大的湖邊了。黑色的發光的波濤大聲的響着，沖得很高，一直落到平坦的岸上。這個岸渾滑而且狹窄得如一條線，牠的後背有許多大小的湖大聲的響着，在兇地翻着波浪。她們無力而且疲乏，耳膜震得聾了一般，決定在那裏休息取暖了。但在狹窄的岸上要燒起火來是不可能的。她們必須再走回一點去。最後在一個小小的山崗後，她們煮了一壺野草當茶喝，吃了一點鱈魚，這是安卡

用樹皮桶裝來的。吃了晚飯，她們有了勇氣，往兇狂的湖濤中的狹窄如線的路上走去了。那是往南去的唯一的道路。牠狹窄得這樣，嚇得她們站住了，當她們勇敢地要在從這個湖裏飛到那個湖裏去的浪花下面走過去的時候。波濤洶湧着，不能夠知道牠們黑色的腳爪落在那裏。安卡和皮透哈夷恐懼着這可怕的東西把她們推落水裏去，她們急促地跑着，如同受驚的鸚鵡一般，互相緊靠着。

「安卡，我嚇得發抖了。你爲什麼要帶我來呢？」

「我自己也害怕呢，我的孩子，但是那邊，在那我們後面，有死跟着……我們用力在天黑以前趕到我們遠遠看見的一個黑色的樹林罷。」

「那裏有人嗎？」

「我不知道。也許……我一點不知道，孩子！我的心撞着，跳着……我

向來沒有孤獨的走過這樣遠的路。我以前是女人，我是有錢的人的女兒；我坐過狗拉的冰車，我騎過馬……」

「你騎過牛嗎？」

「也騎過牛，我的女兒。」

「我們有了牲畜的時候，我也可以騎在牛上嗎？」

「你可以騎，孩子，你可以騎，但是現在走罷……」

她們覺得那個樹林一點沒有近來。她們走着走着，牠仍是一樣的小，一樣模糊。單調的湖濤聲完全混亂了她們的思想。安卡想坐下去，讓水在她的身上潑了。看見皮透哈夷垂着無力的手，顛蹶地行走着，她猜到了皮透哈夷也想坐下來了。於是她咬緊了牙齒，微睜着眼睛，急速地在水潭中跑了過去，直至遇到了一種變化，一陣風，一株樹，或水鷗從水下的沙地上飛跑的

時候，她纔回復了知覺。

最後，她們滿身都是泥土，潮濕而且無力的終於在晚上跑到了那個樹林了。風已平靜了下來；小湖的波濤聲低了起來；只有她們午間繞着走過的那個大湖還是大聲的響着，撞着邊岸，如先前一樣。自然，牠也不再潑塵埃般的冷水到空中了。

「謝上帝！我們不至於死了……我們還看不見人，但也許我們不會死了，」安卡說，「你看，皮透哈夷，是不是沒有火光……仔細的看……睜大了你的眼睛……」

「火有什麼用處，人家不會讓我們進去的……人家會嗾使幾隻咬人的狗或馬來，踏死我們。」

「你的話不錯。我忘記了。我們還是燒起火來，睡覺罷……明天再往前

去……我們會走到一個地方……」

但她們點不起火來，因為在波浪的路上，火絨潮濕了。她們在樹林裏休息了一會，兩個人緊緊的靠着，吃了一點魚，又往前走。

她們在大湖的岸上走着。牠的泡沫的波浪在朦朧中發着微光。走了幾點鐘，她們感覺得她們的脚下有了更結實更乾燥的地了。安卡看見樹林中有一條青白的小路。現在她們一前一後的走着了。但皮透哈夷在這裏比在湖邊還發抖得利害。

「我怕人呢！安卡，允許我牽着你的手……我非常害怕，當我沒有觸着你的時候……」

那條小路把她們帶到了一個光禿的山崗。在牠的頂上，可以看見那個威嚴的湖。山崗上有一所屋子，煙囪裏冒着煙，但是窗內却像夜一般的黑。那

所屋子是窮人的屋子，沒有棧房，也沒有柵欄。青白的岸邊的斜坡上，躺着一隻顛覆了的小船，波浪在牠上面洗滌着。

「這裏住着窮人！……也許這是人家避暑的屋子罷？看不見一隻母牛，也看不見一匹狗……我們進去不進去呢？」安卡沉思着說。

「不，不！……我們走開罷……」皮透哈夷喃喃的說，扯着她的手。

天氣非常的冷。看一看，烘一烘身子和喝一點熱東西的希望終於戰勝了她們的恐懼。安卡做了一個十字記號，去推門了。

「誰呀？」有人這樣的問，當門發出微響的時候。

「我們，人，雅庫特人……」

「阿……！」那人打着呵欠，「雅庫特人嗎？從那裏來？你是女人，我聽得出來……」

「是的。我們從遠處來，我們迷了路……」

「謝李克，謝李克！……起來，孩子，生起火來……有人來了……」

他重複的命令了幾次，最後孩子從鼾睡中醒了過來，從板橋上爬起，丟了一塊木頭在微燃的炭火上……安卡就去吹火。明亮的火光在她和她一刻不離的皮透哈裏面上塗上了金色的光。

「你們從那裏來，往那裏去？」那個老年的雅庫特人躺在床上問。

「饒恕我們，先生，」安卡顫動着聲音說了起來，「樹林裏又冷，又黑……我們的火絨潮濕了……我們不能點起火來……我們怕野獸出來……不要生氣，先生。我們是從那被咒詛過了的地方來的，但我們兩人還沒有病……不要趕走我們，或者至少給我們一點火。」

「我們不能拿火給遊客。不要動牠……你是誰呢？」

「我是安卡，格萊哥呂基耳嘉斯的妻子。」

「我知道，我聽見人家講過……你自己願意到那裏去的嗎？你爲什麼要這樣呢，你不是沒有病嗎？」

安卡靜默着。

「你們爲什麼要走進屋子來……你們倆都得走到門邊去……」

「到門邊去！」別人也叫了起來，屋內的人都從黑暗的角隅裏走了出來，圍住了火。他們一起三個人：老年的男人，老年的女人，男孩。皮透哈夷恐怖地看見了那一對老人不但頭髮白得像牛乳一般，連眼睛也是白的。那個男孩的眼睛也白而且模糊，他走時用手摸着。他們很瘦小，裸露着，面上起了皺紋，在火爐前朝着她們坐着。他們的白色的眼睛在火光裏發出可怕的光來。皮透哈夷幾乎恐怖得透不出氣了。

「你有一個孩子嗎？」老年的男人說。

「是的，一個女孩……」

「你的嗎？」

「不！她是生在那裏的。」

「她受過洗嗎？」

「沒有。誰給她洗禮呢？關於我們，上帝甚至忘記了。」

年老的男人嘆息了：

「你們真是不幸，但你們走錯了，我們也是窮人……你們怎樣來的，做什麼呢？」

「我們到會長那裏去。」

安卡開始簡略地敘述此行的目的。她講到美爾干夷，講到她們的饑餓，

講到強占了她的財產的兄弟和那個沒有鼻子的人……

「我聽見講過。會長曾下過命令，叫他們還你財產。但是你的兄弟不會依從，他現在是一個又有勢又有錢的人。你們有盛食物的盒子嗎？我們不能把我們的盆子給你們，因為給你們用過，我們須把牠們燒掉，而我們自己又不很多。你們既然到了這裏，就住下罷。你們可以睡在門邊的凳上。你說你們沒有病嗎？誰能夠知道！你們躺着罷，我們明天會用滾水淋洗凳子的……窮人也和生癩病的人一樣……無論什麼都是上帝的意旨。明天叫這孩子指點你們的路……」

「願上帝給你康健和幸福！」安卡大聲的祝他的福說。

她們饑餓地吃了飯，躺倒在乾燥的硬凳上，已經艱險地走得疲乏，立刻就睡熟了。

九

第二天，風小了。太陽愉快地在青天上跑着，射出江河般的光和熱在平靜的水地上。那個盲童在她們前面走着，把她們帶到了一條蜿蜒着大湖的小路上。右邊有一個樹林，牠在這裏是最稠密的一個，高處肥沃的地方使牠能茂盛的生長。左邊有一片蕩漾的波浪在陽光中閃爍着。

「你們走了一條太遠的路了……你們應該在湖的那邊岸上走……你們走過赤楊樹林時，你們就應該回那邊湖的右邊走，不應該向左走的……」

「你怎麼知道？……你到過那裏嗎？……」

「我嗎？」盲童笑着說，「我到處都去……我到處都不會走錯路……水

和樹林的響聲引導着我……我知道每一株樹木在什麼地方……我是一個瞎子，但我同別人一樣，什麼事情都做。我會游泳，會張網，我們有二十五張網……我還能割草……我們過得很好……上帝幫助着我們！我的父母今年要給我買一個女孩了，也是瞎子的；別的人不願意嫁給瞎子……我們代代都是瞎子，老遠老遠就是這樣……現在我讓你們自己走了，你們不會再迷路……上帝和你們同走……你們已經可以看見酋長那裏的煙，這條小路會帶你們到附近的地方去……不遠了！」

安卡照着他所指的地方望去，果然看見了水的上面，綠色的岸的上面有二脈煙。

「和我們一起去罷，我們怕狗呢！」她請求那個盲童說。

「我不能……我須趕快去看網去，也許大風把他們牽導壞了。」

她們獨自走了。周圍漸漸乾燥而且愉快起來；美麗的樹木使皮透哈夷驚異，她要不息的叫問起來，但是安卡的苦惱的臉色止住了皮透哈夷的快樂。直至她們遇到了二匹大的怪獸，頭上生着角，大聲吼着，跌着腳，搖着尾巴，往樹叢中跑去的時候，皮透哈夷不能再忍了，她握住了安卡的手：

「你看！這是什麼呀？」

「母牛……」

「你去請求的，就是她嗎，安卡？！你要她做什麼呀……她這樣的大……她跌着腳……她會跌倒我們的屋子……」

「不要害怕……叫他們給我們就是！」安卡回答說，憂鬱地笑着。

她們看見附近的住屋的痕跡越多——木頭，柵欄，馬和牛的踪跡，安卡的恐懼愈加大了起來。

最後走過了樹叢，她們看見了一個稀疏的樹林，樹林中的屋頂和煙囪上的煙。安卡取下了皮透哈夷身上的溼褂。

「我以後再還給你，現在讓他們看一看，你是什麼也沒有的。」

皮透哈夷看見安卡的手和嘴唇在抖顫；她自己也與奮待，冷得發起抖來。

「呵！……呵！呵呵呵……人呀！」安卡叫着，從樹林中跑了出去。但只有一隻黑狗嗥叫着向她們撲了過來，沒有誰出來。

「呵！……呵！……呵呵呵……人呀！」她不斷的叫着，慢慢走了近去。

「誰在叫呀？你們做什麼，從那裏來的？」忽然一個穿着藍色小衫的童子叫着說，從豬廐裏走了出來。他手裏拿着一把鏟子，大約是在取糞。

「我們……從那邊……從遠處來……我們是生癩病的人！……」

他呆住了，隨後像箭似的撲進了屋內。安卡跑了下去，用手在胸上做着十字。過了一會，門開了，門限上站出一個老年的雅庫特人來，「手拿着弓，他的後背隱藏着女人和小孩。」

「你們爲什麼到這裏來？……你們應該知道，這裏是不許你們來的！」
那個人嚴厲的說。

安卡哭着敘述她的歷史起來。

「你是安卡……不幸的安卡嗎？！」他憐憫地吃吃的說，近來了一點，拾了樹枝，在他和她們的中間燒起了火。這時女人們和小孩們也走近來了。

「聽我講：到會長那裏去的路還遠……你們走錯了路了……我勸你們不要到會長那裏去……安卡，你是一個謹慎而且和善的女人，你應該知道帶着

傳染病到世界上來是危險的……你說，你沒有病，但是你能知道嗎？……你
和他們住在一起，呼吸着一個地方的空氣，接觸着他們……你的衣上有他們
的氣息，他們的膿汁……聽我講，留在這裏，我到會長那裏去，把他請
來……他一定會來，他不能不幫助你們，這種法律是沒有的……」

「自然，他們也是活的靈魂哪！」女人們同意的說。

「看呀，這個女孩多麼的瘦……她的頭像一朵小花，她的手像小草一
般……」

「她的肚子却這樣大！」一個男孩說。

「很像是松樹皮吃得多了……」

「自然，他們只有松樹皮可吃！」別一個女人同意的說。

「一個美麗的女孩！看她的一雙大眼睛，濃密的，柔軟的眼毛……」

「你是誰的呀？」

「你說！」安卡低聲的說，推着皮透哈夷往前去了一點。

「法路奧的！」

「哈！哈！哈！……」大家都笑了，「他是誰呀？」

「也是一個生着癩病的人……但這個是不真確的。沒有誰知道，她是誰的！……」

「苦惱的女孩！她連小衫也沒有！」

那個老年的雅庫特人在臨走之前，命人拿飯給她們吃。大家都丟給了她們許多東西，女人們丟給她們許多溼褂，小衫，鞋子，和暖的衣服。

「穿了小衫，穿了小衫！」他們對皮透哈夷叫着說。

皮透哈夷拿到了還是新的小衫，快樂得不曉得怎麼辦。一個只有幾歲的

小孩甚至爬到火邊，丟給了她一些彫刻得很好的玩具。

「好勇敢，滿倫！他也要送一點東西……你拿了罷，孩子，這是母牛呢。」

皮透哈夷急忙拿起，藏了起來。她的眼睛亮晶晶地發着光。她快樂而且幸福。

當酋長來的時候，她們已吃飽了飯，休息了轉來，坐在火後原地方，喜歡地和一羣接踵而來的好奇的人們閒談着。一看見酋長，安卡重又記起了過去的痛苦。她開始敘述她們那裏的苦惱給他聽時，真誠的眼淚便從她的眼裏湧了出來。

「許多人來訴說，說你們不息地擾亂着他們，偷他們的網，儲藏物……」酋長嚴厲的說。

「這是美爾干夷做的事情！……不是我們的罪！」安卡呻吟着說，「她還偷我們的東西……」

「那末你對她去說，我們會捉野獸似的捉到她……她不但偷東西，她還帶傳染病到這世界上來……你們也不要到這裏來，不要大胆！好，我給你們二隻船，三頂網……」

「還有母牛……我的母牛，被畢鐵路蒼強佔去了。」

「我已經下過命令，叫他還你……一隻母牛。但他說你欠他飯錢，欠他冬天裏喂牲畜的乾草……」

「我的上帝……我做工，他吃牛乳和乳酪……有些人真是沒有良心！」

「够了，我叫他還你一匹母牛和一匹小牛。我再命令他。現在你們走罷。我叫人載你們過湖，免得你們在人間走。你們的路便近了一些。」

一個強壯而憂鬱的雅庫特人在岸邊的小船上等着。旁邊有一隻比較大一點可以坐兩個人的小船。安卡把人家送給她們的食物，網和衣服放在這隻船上。她把船推到水上，和皮透哈夷坐下，拿了槳。那個雅庫特人把她們的船繫在自己的船後，在前駛着，拖着她們。波浪平穩地蕩漾他們起來。聚在岸上的那些雅庫特人，對她們叫着安慰的和憐憫的話。

風幾乎完全靜止了。他們很快的在太陽塗了金色的光的透明的波浪上溜着。在後面，那些綠色的樹林漸漸失了色，小了起來，隱沒了——那些住着「人」的地方，那些長着大樹的地方，那些豐滿的生活鼎沸着的地方，那些不僅聽見哭泣和呻吟的地方……安卡轉過身去；又望了一望，她看見那邊的地上巍巍地冒着極大的煙。人家在她們坐過的地方燒着火！

那個靜默的船夫把她們載到了岸邊，指示了道路，走了。她們在泰夷嘉

荒林中過了夜，第二天將近中午就到了家。這一次想不到的成功陶醉了所有的人。

「食物，衣服，小船，網，甚至還有糖，茶，和鹽……安卡！你真有特別的幸福！」法路奧快樂地叫着說，「我今晚還可以去張網……我們必須小心地把小船拖到河裏來，不要讓那個魔鬼看見……你說會長對我們大家在發氣！……我原已說過，他們會發氣，會不幫助我們。把瘟疫帶到無辜的人的中間去，真是愚蠢！倘若大家都病了，誰再幫助我們呢？……她真是愚蠢。她再不停止她的偷盜，人家一定會把她殺死的……你以為怎樣，格萊哥

呂？」

格萊哥呂看着火，火上放着正在沸滾的茶壺。她沒有想什麼，只同意地點了一點頭。

第二天，他們已經有了新鮮的魚了。在大風中淹死的厚層層的蚊子蓋滿了湖的岸邊，引動了一羣羣的白鱗的鮭魚。他們得來的網原是舊的，損壞了的，但因為魚的多，他們甚至用湮掛也可以捕到了。美爾干夷有點疑惑，也許已經看見了船。她有幾次走了近來，站在船上，用手遮着眼前的太陽，望着他們的屋子。她的優美的黃銅色的身體，只有大腿上遮着一塊狹小的布，鮮明地照着藍色的安睡着的湖的背景。

「那烏鴉在望着，偵探着……空的，你睜着眼睛……什麼也不會給你看見！……我常常說：男人是男人……女人永不能和男人一樣！」法路奧誇口說。

但是他的自信力繼續得不久。過了幾天，他又憤怒又煩惱的回來了。

「被她找到了！」他一到門限邊，說。

「都被她偷去了嗎？……我們又沒有了！」大家齊聲叫了起來。

「我沒有這樣愚蠢！我每一頂網都放在另一個地方……她只偷去了一頂！」

「別的網也曾被她找到……不，我們應該結束這事情！」格萊哥呂憤怒了。安卡的成功，尤其是得到一匹母牛的希望，給了他勇氣和對他妻子的愛情。他的臂上的瘡小了起來。他希望回復康健了。

「我們去把她的船奪回來。」他過了一會說。「讓她在那島上住到夏天的盡頭……她不會餓。她已經聚了很多的食物……況且我們可以送給她的，倘若她需要。」

「自然！征服了她，我們什麼都有了！我們將有一頂，兩頂，三頂……十二頂網和魚梁……我們將有一大堆魚！」法路奧說，「但是聽我講，格萊

哥呂，我以為我們應該在夜裏去襲擊她，在她睡覺的時候。我這樣說並不是怕她，是為謹慎起見。在白天，也許她不在那島上，我們便找不到她的船了……我的話不對嗎？」

「是的。我也這樣想。但是倘若我們不能成功呢？」

「為什麼？你以為她會抵抗嗎？那時我們……丟開她！我們原不是要她，是要船……我們用不着走近去……我們去取了船來，要是不成功，我們就空手回來……一切都是和原來一樣的！」

「一切都和原來一樣！」格萊哥呂同意說。

他們揀了一個有月亮的夜裏。因為他們不認識那地方，怕暗地裏落了埋伏。他們駛着船在陰影處走，避開了湖心上銀色的月光。他們小心地，幾乎沒有觸着睡眠的水似的在岸邊和暖的霧中溜着。最後，他們到了那裏了。島

的黑暗的長影差不多到了他們的船邊。在他們隱藏的影子和島影的中間，繞着一線狹窄的亮光。他們雖然確信美爾干夷沒有等在那裏，但他們用力推着船，像箭似的跳過了這個危險的地方，在船後銀波尙未消滅的時候，躲到了暗處。

「你沒有聽見什麼嗎？」

「沒有！現在小心……一里外的水上蚊子叫都聽得見的！」

差不多沒有提起槳似的，他們在岸邊駛着。松樹向他們俯着濃密的尖頂和樹枝，彷彿想在搖蕩的星光中，細看這兩個意外的夜間的賓客一般。最後他們看見了近邊樹叢中有一點小小的紅光。

「也許是野獸！」法路奧輕輕的說。

但是格萊哥呂把槳舉得高一點，指着一個地方。那裏有幾乎看不見的灰

色的煙霧冒着，到了藍色的夜氣中就隱沒了。更低一點，在樹木的中間，他們看見了天幕的輪廓。他們停了船，把船拖上一半在岸邊，便開始在岸邊輕輕的尋找，像兩隻老鼠一般。但是他們找不到美爾干夷的船。週圍這樣靜寂，使他們胆子大了起來，往樹叢裏走了進去。但那裏也沒有船。

「很像是在屋邊！」法路奧低聲的說。

他們走到離開天幕這樣的近，他們可以很清楚的從進口的洞裏看到裏邊了。火已經快要熄滅，裏面空無一人。他們使好奇地爬了進去。

「她不在這裏，也許又去偷東西了！你看，多麼整齊……衣服，魚，盆子——一切都擺得好好的。馬一般的女人！」法路奧喜歡得叫了起來。

「她是又惡又可怕！」格萊奇呂回答說，摸着美爾干夷的苔蘚的石床。

「呵，呵！倘若她也是一好個人，那末……你聽見嗎？」他輕輕的說。

握住了格萊哥呂的手。

「我聽見。她一定在近處……右床邊熟的……我們走罷！」小心的格萊哥呂提議說。

「好，我們走罷！但是，她有什麼方法對付我們兩個人呢？……我想吃一點魚！」他說着，向吊在煙上的魚片伸過手去。

就在這頃刻間，外面弓絃忽然響了，一支箭呼的飛過了法路奧的頭邊。他們立刻撲倒地上，爬進了樹叢中，急促地跑到了船上。在他們的後面，有人不息地射着箭……

「該死！誰能知道她有武器！不用說又是偷來的！不要高興，我也去做一副！」法路奧恫嚇着說，盡力地划着槳。

美爾干夷赤裸裸的站在岸上，手中挽着弓。月亮在她身上塗上了銀光。

「不要高興，地獄裏的女人！會長答應過了，會把你像捉獸似的捉去的！……」

她沒有回答，給了他們一支箭。這支箭正射中在船邊。一大塊木板就脫落在水裏。

「你們逃走了！……呵男人們，呵戰士們！可以被放在掌上，吹到空中去的男人！……」

「並不是人人都是強盜，像你一般！」格萊哥呂叫着說。

她猙獰地笑了起來。

過了幾天，法路奧失蹤了。吃了嚇的雅庫特人連他的踪跡也找不到，不曉得怎樣辦纔好。格萊哥呂起初以為他淹死在水裏，大家便到湖邊去找他的屍首和小船，但是什麼也沒有找到；雖然大風吹着，波浪並沒有把這個不幸

的人浮出來。他們又沒有食物，又沒有捕魚的器具了。人家也沒有送母牛來。絕望的安卡又到酋長那裏去了。

她這次一點沒有走錯路，很快的，沒有危險，便到了那裏。但人家對待她異常的嚴厲。酋長叫着，緊握着拳頭，要是不怕走過去觸着她，他一定打她了。他們什麼也沒有送給她，甚至食物也沒有給她。一個雅庫特人，騎着馬，握着長矛，把她趕着走。她餓得疲倦得沒有一點氣力，發着抖走着。她的唯一的安慰只有一匹母牛和一匹小牛。那個騎馬的人把母牛繫住了馬尾。小牛綁在一隻筐子裏，訴苦地叫着。

「我們終於得到了……」安卡喃喃的說，翕動着乾燥的嘴唇。

走了一半路程，她覺得再也走不動了，覺得要倒了。於是她請求那個雅庫特人允許她在母牛的豐滿的乳下吮幾口，而且把小牛從狹窄的筐子中放出

來一會。他同意了。他燒起了火，煮着茶，冷然看着正在撫吻母牛的安卡。

「可惜！她也將爛死了，同你們一樣！」他憤怒地喃喃的說。



皮透哈夷現在纔知道，有了同伴是怎樣的愉快。那匹小小的牛兒是這樣的可笑，當他不願意跨過高的門限時，牠非常呆笨地伸開了牠的生硬的腳，使人家禁不住的笑了起來。牠有各種各樣的意外的舉動。牠有時忽然團團轉了起來，繞着皮透哈夷走，扯着牠牽着帶牠飲水去的牛繩。這時，這個小主人也就只好像陀螺似的轉了。她的黑色的頭髮飄蕩着，像烏鴉的翅膀一般。這正如以前一樣，是她的能飄蕩的唯一的東西了，當她奔跑的時候；因為那

件小衫，那件有紅領的美麗的藍色小衫，她一回家就把牠脫下來，藏着備節期穿了。

牛兒還有別種奇異的堪注意的習慣。在那好像是地得最緊急的時候，牠有時無緣無故的停了下來，跨着腳，豎着鏟子似的大耳朵，驚異地睜大着眼睛望着並沒有什麼東西的地方。無疑，牠看見了什麼了，但皮透哈夷怎樣也看不見。這時她便跪倒在她的朋友前面，用她瘦小的手抱住了牛兒的好動的暖熱的頸項，吻着牠的潤濕的嘴，說道：

「愚蠢的牛兒！沒有什麼，放心罷。我們應該回家去了，因為安卡就該把你的母親趕回來了。」

他們的友誼是這樣的濃厚了起來，皮透哈夷竟把人家送給她的美麗的彫刻的玩具永久給牛兒放進了牛槽裏。她甚至還想和牠睡在灶後的屋角裏，但

安卡不同意。

「我不答應！這樣，你連夜裏也會使牠不安。你的呼呼的鼾息聲會使牠害怕，牠會纏死在繩上，或折斷了脚。牠也應該有閒暇的時候。」

皮透哈夷很知道什麼是「閒暇的時候」，因為她幾乎是向來不曾有過，尤其在母牛來到了以後。打掃房子，取水，檢柴及酸模，草，菓以外，她還要看管母牛。她隨時都須知道母牛在那裏。她在扁平的屋頂上看不見母牛時，她就走到樹叢裏去，走到水潭上去，雖然那裏還有許多蚊子。母牛的大而且熱的身體，長而搖蕩的尾巴，亮晶晶的角，橐橐響的蹄，紅的舌頭，黑色的突出的眼睛，急速而不耐煩的動作，當她趕着牛羣或搖着乳房叫着跑回家的時候——這種種不息地使皮透哈夷充滿了恐懼，雖然她愛着那匹小牛——「她是牠的母親呢！」這樣的安慰自己說。但雖然害怕，當她須趕着走

錯路的母牛回家時，她拿着一支大的樹枝，躲在樹後背，高聲的叫着：

「呵脫！呵脫！」

母牛驚異地看了她一看，便緩慢地向家走去，吼叫着爲了吃甜蜜的草完全忘記了的小牛。這些吼叫聲，小樹被折斷聲，窸窣的蹄聲，呼呼的氣息聲和牛的氣息，當帶她回家過夜，她緩慢地咀嚼着草的時候，愉快地引起了不幸的人的聽覺。

「我的眼睛又看見你了，我又聞到你的氣息了，在我死以前……但是沙耳巴已經不在了，已經不在了！……」庫士雅西訴苦着說。

他們的生活很快的流動起來，新的希望又生長在他們的心裏，以前的習慣又回來了。格萊哥呂整天熱心地割着草。安卡耙着草，晒草。此外，她又什麼事情不做呢？自從她得到了母牛以後，工作的慾望完全消耗了她的氣

力。

她像老鼠似的在周圍收檢一切可以吃的東西，有養料的東西，拿到家裏來。山楂，黑色的覆盆子，酸模，野蔥，甜草，菱角，枳實，——這種種都可以儲藏，可以用，因為牠們融在酸性的牛乳裏，更有味，更滋補，大家一點不懷疑，安卡節省了許多牛乳。他們每天早晨還是有牛乳調草煮的茶水喝，晚上有牛乳和菓實煮成的湯，節期裏有純牛乳，有時甚至還有牛酪。安卡是一個很好的女主人，他們什麼都有，如同「人」一樣。他們每人不能吃很多，這當然是因為這匹好牛不能供給很多牛乳的緣故。

「我們明年又將有一匹小牛了，一起有三匹了。牛兒會漸漸大起來，可以載魚和木頭。現在須白費多少的時間，多少的氣力！」格萊哥呂說。

「也許我們不會孤獨了……」安卡含羞地說，把她丈夫的手牽到自己的

肚上，那裏已有新的生命在顫動。現在她時常這樣的坐在他旁邊，當她看見他憂鬱着，他的眼睛不動地望着火，不看什麼的時候。

「不要憂愁，不要想……忘記了你是有病的人……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告訴我，你明天可以做好新的牛乳桶嗎？因為第一隻已經盛滿了。」

「已經滿了嗎？」格萊哥呂驚異的說。

「是的！」她驕傲的回答說。「呵，要是你把魚梁也修好……美爾干夷不再來了……也許她不再磨難我們了，也許爲了法路奧，她的良心發現了……」

「你以爲法路奧是被她害死的嗎？」

「無疑的……不然，至少風就把船吹來了。」

「我昨天看見過她，」格萊哥呂說。

不安又顯出在安卡的面上了。想掩飾這個，她推下了她的頭巾。

「在什麼地方呢？」她過了一會，問。

「她在湖的中央，往東駛去。」

「你看，她現在到別的地方去了。你明天且試一試，修好了魚梁……我去幫助你！……」

格萊哥呂爲他的妻子所鼓勵，對於家事高興看管起來了。他有時磨着鐮刀，快活地唱着。他修好了魚梁，放了魚籠。他把魚梁的洞口改了一個方向，因爲秋天已經近來，水冷了起來，魚都從有食物的淺水處回到深處去了。於是在屋頂上，許多長竿上，他們重又晒起魚片來。

沒有誰妨礙他們。相反的，有一天，他們在岸邊看見了他們自己的小船，船底有一支槳和三頂網。船尖上，放着一個小小的木頭的十字架。

這使大家都興奮起來，安卡吃了嚇。她不願意談到這事情。一次，當她不在家裏的時候，庫士雅西好奇地問格萊哥呂說：

「你說怎樣，倘若她……回來了？」

「不，她不會回來。她現在富了，什麼都有。」

「但是法路奧，法路奧呢？……誰能猜想到，他沒有溺死呢？……」

「也許他溺死了，她只找到船和網。」

「隨便那裏都要小心呢，格萊哥呂！」老年的庫士雅西呻吟着說。

美爾干夷的影子重又像黑雲一般懸在他們的生活上。安卡不再讓她的丈夫到河邊去，她自己和皮透哈夷到魚梁那裏去了。

一天，她提着一籃沉重的魚回來的時候，她看見他們自己的船旁有一隻別的船，她不喜歡這意外的事情，她的心愈加急速的跳了起來。

在屋裏，法路奧坐在桌子旁，安靜地和庫士雅閒談着。

「你活着嗎，法路奧！我們已經把你葬過了！」安卡真誠地歡樂地叫了起來。

「我活着，安卡，我活着，賴上帝！我來看你們了。」

「你好嗎？你躲在那裏呢？你爲什麼把我們丟棄了呢？你爲什麼不到我們這裏來呢？……你給了我們多少的恐怖，多少的不安！……」

「我沒有工夫，」法路奧不好意思地吃吃的說，「我要補網，捕魚……」

「你丟棄了我們……沒有『線希望』……沒有一片……」

法路奧抓了抓下巴，轉過面孔，避開了她的眼光。

「你滿意嗎？」

「你們這裏更好！」他躲閃地回答說，指着開着的門，在門後草地上響

着格萊哥呂的鑷刀。

「跑去，皮透哈夷……叫主人來！說法路奧來了！……」

「活了嗎?!」

「是的，活了！跑去！」

皮透哈夷幾乎沒有工夫去瞅牛兒一眼，急急地像鳥似的往草地上跑了去。

「這是怎麼樣的，你講！」格萊哥呂喜歡地問。當他們致了敬禮，坐倒在桌旁去喝安卡爲法路奧接風的茶以後。

「這是這樣的！」復活的法路奧不願意地回答說，餓餓地看着放在桌上的牛乳。「你們有了母牛嗎?!……她有很多的乳嗎?……也許我不在更好。誰能知道會有人送給你們東西……」

「美爾干夷知道我們有了母牛嗎？」安卡問。

「美爾干夷嗎？……是的，她知道……我們在那邊的岸上看見。現在她躺着，刺傷了，……一星期前她一回家就躺了下來。她出了許多血……」

「刺傷了嗎？！……」大家都重複着說。

「她很像是要死的。幾天前，我已經有了希望，她會復原……」

「你說，法路奧，是誰把船和網送還給我們的？你嗎？」格萊哥呂問。

「你們怎麼猜到是我？自然，那是我親手做的，但她說：『法路奧，我們需要兩隻船和這許多網嗎？他們是什麼也沒有了！還給他們罷！……』」

「更好是，她不還給我們……她完全忘記了我們！」安卡截斷了他的話，憤怒的說。

「她要死的，她要死的！上帝饒恕一切罪人！」法路奧訴苦似的說，

「給我鑲刀，格萊哥呂，讓我試試看，我有沒有忘記……」

他在他們那裏一直到了晚上。他注意地觀察着母牛，給了他們幾種聰明的意見。他撫摩牛兒，吻皮透哈夷，給了她一尾肥胖的鱈魚。安卡倒了一點牛乳在赤楊樹皮做的桶裏給他。

「你可以在這裏過夜嗎？……已經發風了，會起大的波浪呢！……」他們引誘他說。

「不！……我不能……這是不可能的……她一個人躺着，誰拿水給她喝呢？她還是一個活人……願上帝把她從死裏救出來，我去看護她；我相信，她會復原的……你們這裏又好又快活，你們有了牲畜……但是不可能……我會來看你們，從此我們是鄰居了，但不可能！」

這個好人取了桶，便匆匆地走到船上去。大家都送了他去，站在岸上，

直至他上了船，向那邊樹木鬱在水上，黑色的遠處的島上。

十一

西風接着東風起來了，雲層層的疊着，天空如在瓦罐裏似的沸滾起來。四處寒冷的北風一起，濃密的，不息的，無窮的雨開始了。因了牠的浙瀝浙瀝的叫聲，因了牠的嘆息的聲音，又加上湖波的號哭，裸露的扁平的滯滯的大地便愈加顯得憂鬱起來。雨的面網下的四圍變成了灰色而醜態的斑點。低低地飛着的雲模糊了牠的輪廓，熄滅了牠的光和顏色，風搖蕩着牠，如同搖蕩破布一般，雨點在地上掘了一些可厭的醜態的裂紋。

「有幸的是，我們已經在相宜的時候收集好了乾草了！……」格萊哥呂

說。

「可惜你沒有在屋頂上加上泥土。真的，我不曉得我們將來躲到那裏去纔是呢！」安卡埋怨他說。

「我們躲到那裏去嗎？凳子底下，桌子旁還沒有漏呢……」

「等一等罷，到處都會漏的！我害怕雨會漏進棧房裏，淋濕熏魚！」

「等待」並不長久，果然屋內便沒有一塊乾土了。這冷的水不能使人和藹。但他們並不噪鬧。安卡用她的和藹守住了一般的和平。有時，在雨天裏，背頭又痛了起來的格萊哥呂埋怨她說：

「女人總是，總是……」

「呵是的，女人是愚蠢的！」安卡同意說，「她們愛你們，爲你們工作，給你們養孩子；更好的是，統統都像美爾干夷一樣。」

「爲什麼像美爾干夷?!」他喃喃的說，爲難了。

倘若埋怨和憤怒不停止，安卡便牽了他的手，把他拉到火旁，說：

「不要說了，親愛的人！你老實承認你的骨頭，你的四肢又痛了，又在磨難你了……坐在這裏火爐旁，烘着罷！……」

「到處都漏了。」

「讓牠滯罷！我們不會淹死的。慈善的上帝會給我們乾燥的日子，那時我們就可以在屋頂上加泥土了。」

每次，雨息了一會，或者風小了，安卡就穿着壞衣和破鞋立刻跑到草地上去收乾草，到魚梁那裏，到湖邊去換網。她不許人家取用儲藏品，那是預備冬天裏用的，她甚至還加多了許多。

「就送她到這裏來的有福，她減少了我們許多痛苦！」庫士雅西高聲的

祈禱着，冷得不息的發着抖。

但這繼續得不長久。一天晚上，門突然開開，法路奧滿身是泥的出現在屋內了。美爾干夷跟着他走了進來。她瘦削了，她的發光的眼睛如同兩顆火把一般。

「雨淋壞了，完全淋壞了我們天幕的頂了。住在那裏是不可能的……正如在露天裏一樣！……呼！多麼冷。你們這裏又暖又乾……」

「我常常說，最好是住在一起！」法路奧說，在火前脫下了衣服。

美爾干夷走到屋角裏，把她的東西丟下在從前的地方。他們接受了他們；難道能夠拒絕嗎？他們一點不想報復她的襲擊。這屋子原是屬於需要援和藏身的人們的。復次，他們也不能反對。美爾干夷受了刺激，又有法路奧的幫助，是什麼事情都敢做的。

但憂鬱便和她一起進了這屋子。她什麼事情也不做，話也很少，如平時一般；她只是整大的坐在火爐旁，大燒着木柴。皮透哈夷時時用她的瘦削的肩膀去背木柴來。美爾干夷的高長的身材，她的嚴厲的面色，她的尖利而閃爍的目光，使一切的談話都靜默了下來；他們只有在門後自由的談着；美爾干夷仕場的時候，法路奧便不再取笑；安卡總是發起抖來，當這個惡人的目光射到她的面上或手指上的時候。不久以前，使這個幸福的女主人面孔美麗的那甜蜜的和善，姿謝而且消失了；她不再安慰那些不幸的人了，當最痛苦的時候。她的未雨綢繆的主張常常遇到了各種除不掉的障礙。庫土雅四常常沒有水洗她的瘡，因為美爾干夷需要水盆；衣服不能按時的補好，因為安卡只能在火旁縫，而又須等待美爾干夷離開火爐以後。每次較高的談話，噪了美爾干夷，就有一場翻江倒海的咒詛和辱罵。皮透哈夷不知道她什麼時候

打掃房子纔好，因為美爾干夷非常痛惡灰塵。這孩子常常受了罵，受了打，吃了嚇，不敢去睡覺。雖然安卡不允許，她也只有臉靠着牛兒的背脊睡熟了。

在這和緩的屋子裏，一切都便當，美爾干夷便很快的恢復了健康。過了一個星期，她發下命令，叫人家把她的財富一點點交給她。這些東西是法路奧費了兩天的工夫從那個島上搬過來的。她儲藏了有許許多多的魚油，乾魚，衣服，盆子，武器，——這種種都是她在漁夫離家捕魚去的時候，在屋內偷來的。她驕傲地看着一切，如同戰士一般。

「沒有得到我的允許，你們爲什麼擅自把我的乾魚解開了？」她嚴厲的問。

「魚已經爛起來。……應該吃掉牠們纔是！」安卡很快的回答說。

「讓她們爛去，這不是你們的！也應該滿足了，我還了你們的網……」

「網是我們的！」格萊哥呂吃吃的說。

「你們的？……我不願意，你們會有嗎？……你曾經來拿過，格萊哥

呂，你記得嗎？」

「魔鬼！」格萊哥呂喃喃的說，「我一坐在她的旁邊，我的身體立刻就發抖了……自從她來到時，我的瘡愈加痛了……」

「原諒她罷！她已經開始復原了，自從人家用鐵刺進了她的心臟……你們知道，兇惡原是從心臆而來的……到了夏天我們會去的！」法路奧請求說。

「到夏天！」安卡嘆息說。

法路奧也嘆息起來，搖著頭，苦惱地微笑着。他承認着自己的過處，代

替了格萊哥呂。凡可能的地方，他盡力的工作着。

過了一晌，美爾干夷完全在屋內主持起來了。

「你們今天須把網統統補好，你們明天須把牠們拿到別一個湖裏去。那裏有更多的魚！」她命令說。

甚至收集乾草也是她管的，她不許人家堆在一起。

「牠會腐爛……牠是濕的！」

安卡整晚的哭着，和格萊哥呂噪鬧着，但是乾草仍在草地上。

這時美麗的橙黃色的秋天來到了。野玫瑰，覆盆子和酸模，在寒夜裏變成了火一般的紅色；微風一起，輕漾的金色的赤楊柳抖顫着，脫落了透明的葉子；天空變成了銀灰色；冷的湖蒼白了。污綠的苔蘚蓋住了黃色的草，染上了無葉的樹叢和森林。夜大了起來，晚間長了起來。

晚間，若果沒有誰講到家事，深沉的靜默便主宰在屋內。安卡纏着小孩的小衫和襠褲。美爾干夷在火爐前彎着背，一會兒烘一烘背脊，一會兒烘一烘兩膝。

「爲什麼他們不做聲呢？爲什麼他們連望也不望我一下呢？」一次，她問法路奧說。

「我的親愛的！在這裏，甚至我也不能像從前在島上似的談話了……周圍有人聽着……心是不愛耳朵的！……」

「他們不愛我。一點不錯，我也不能愛他們……他們在我是漠不相關的。在這裏比在沙漠裏還抑鬱。」

「憐憫他們罷……憐憫他們或別人，心就立刻安靜了。」

「我不能！」她說，掉轉了她的發火的眼光，「你要是沒有人，你會愛

木頭的……你有什麼用處呀？」她過了一會加上這句話。

「到了夏天我們又可以到那島上去的！」法路與喃喃的說。

「夏天！誰能知道，到這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也許你的腳會丟下來的……」

秋天大踏步的跑着。游鳥已經在移居；草中的小泥潭在夜裏結了冰，不再在白天裏融化了。但到了午間，太陽還同火一般的熱，牠的難以瞭解的光趕走了夜間的霧，在湖上塗上了金色。

他們每天費了幾點鐘工夫修理着屋子，那個嚴冬裏唯一的藏身的屋子。母牛的糞給了他們很大的用處，牠可以當屋外的漆。但美爾干裏開始發氣了。

「這沒有用處。糞會乾，到了夏天，太陽會晒得牠火一般的熱。你們須

用苔藓去塞住裂縫，放上一層厚厚的陶土，——我們需要這樣。這母牛，我把她趕出屋外去！屋內既沒有尿溜，也沒有糞坑……總是潮濕而且臭！……他們另外去造一個牛廐起來！我們應該爲了牲畜臭死嗎？」

安卡聽見了這些古怪的話，非常的氣憤，但想了一想，她同意了。

「她一切都要攻擊！……好，我們就造一間牛廐起來。」

法路與原是怕這兩個女人相打，現在看見安卡這樣的平靜，驚異了起來。

「我們造！自然，我們造……我明天就立刻和格萊哥呂去砍木樁和樹棍……」

安卡把這意思對格萊哥呂說了以後，格萊哥呂就熱心地工作起來。幾天內，他們豎好了柱子，釘上了木板。安卡和皮透哈用陶土塗着牆，一直用

泥土糊到頂上。

這個小小的屋子有一個爐竈，兩個小窗子，一部分木板的，一部分陶土做成的地。牠是這樣的小，幾乎一匹母牛就完全裝滿了這屋子。只有在爐竈和牛槽的中間有一個小小的空地，可以安置一張兩人睡的床。美爾干夷統統注着，但她不說話。她也有計策，將來安卡懷着娠躺在厩裏的時候。在屋頂下和朝北的牆上，他們堆着牛吃的乾草。他們不久就快活地把牛兒和母牛牽進了新屋裏。第二天，格萊哥呂和安卡把他們的床搬了進去。

起初，他們只在那裏過夜，隨後時時跑到自己的小屋裏去了。愉快的星火漸漸在他們的火爐裏燒得長久起來。皮透哈夷不息地到那裏去坐；要不是因為沒有空地，她甚至會睡在那裏。這屋子是爲和暖而建造的，牠小得這樣，在牆壁和牛的中間只有一條狹窄而低矮的過路。但這不能止住皮透哈

夷，也不能止住法路與，他們還是時時的去拜訪他們的鄰居。格萊哥呂兩天妻常常用野草煮茶，款待客人。美爾干夷獨自在她的屋內過着長晚。沒有庫士雅西的呻吟聲打破了遺棄的屋子的墳墓般的沉寂。

但笑聲和愉快的閒談却從外面飛了進來。這時美爾干夷便開始唱她的憂鬱而粗暴的長歌；她又常常走到外面去，貪戀地傾聽他們的談話，最後叫喚波透哈夷和法路與起來，藉口說時候遲了，睡覺的時候到了。

「你們明天又要到午間纔起來工作了。你們已經談得夠了！」

「呵，她很知道叫別人工作呢！」安卡喃喃的說，緊靠着格萊哥呂。

「她要怎樣辦，就讓她怎樣辦罷！我們住在這裏很好，我的骨頭不痛了。」

「在那裏，我不能安靜地睡熟去。每次，這個地獄裏的女人一動，我就

立刻蘇醒了，我好像覺得她拿着刀來了一般。」

「睡罷！她不會到這裏來的。」

「但以後怎樣呢？」

「隨後嗎？……人家會把她弄死的，因為她不會停止她的偷盜。那時她的財產就是我們的了。」

美爾干夷非常的興奮，她漸漸責備法路奧起來。

「你去棄我了！……你不注意我了！……也許你愛上了她，愛上了這個嚇人的東西了罷？」

「你說什麼？但你不是善於說話的，美爾干夷，……能够忘記像你這樣好的女人嗎？」

她聽着他的稱讚，但她不讓他接近自己。他現在在她是一個厭憎的人

了。他凍得，工作的瘡傷漸漸大了起來，臭了起來。

「你現在是這樣，美爾干夷：不爲你自己，也不會爲人家！」

但她知道一個人，對於他，她是可以做一個好人，可以屈服的。

「不要說了，走罷！」

天天都是相同：一樣的孤獨，爐竈中的畢剝的火聲，庫士雅西的呻吟，和外面嘈雜的語聲。有人在講故事，在唱歌，模擬着人的聲音，英雄的聲音，驚人的馬的聲音，兇強的敵人的聲音，和神的聲音……

她好像聽出了格萊哥呂的聲音。他是不常講故事的。她很願意聽他講。她走到了門限外。霧在地上爬着，星星在高空上閃爍着。是的，他的確改變了聲音，開始講別一個故事了……不，那不是故事，那是歌！

「呵心呀！你爲什麼逼我伶俐的嘴說話呢？你爲什麼這樣貪戀地聽着

呢？

「如其我的話能夠流布在空中，安息在你的記憶裏，呵，我願意唱着，我願意不息的唱着，不斷的唱着……」

「爲什麼我的心衰弱了呢？爲什麼我的尖利的目光再也看不見什麼了呢？爲什麼我的思想模糊了呢？！

「呵，咳！離開罷，悲哀……我們要愉快的笑了，我們要歡樂了，在我們活着的時候……生是跑得這樣的迅速哪……」

「呵，願我的鋼一般的喉嚨康健，大聲的歌唱……我們相愛能，直至我們被衰老和疾病戰勝的時候，直至我們變成了一把灰。

「當我第一次到你這裏來的時候，我說：我在這裏了。在夜間的夢中，我常常會顯現在你的身邊，白天裏，我會像影子似的跟着你……」

「呵，倘若我的歌的力能夠止住微風，能夠驅走雲霧，或者能够使太陽發冷呵，我就會吹着，時常往你身上吹着！……」

他時常這樣的唱給「她」聽。

美爾干夷活潑地開開了門。他們坐在火光裏貪戀地傾聽着。法路奧和皮透哈夷手支着頭。

「法路奧，快來！」她突然嚷着聲音說了。這使在場的人都發起抖來。

「你要什麼呀？」

「來！就完了！……」

「去罷，去罷！」安卡推着他，說。

「什麼事呢？」法路奧問，抓着头，當他走進屋內，看着她火一般的眼

光。

「我整天聽不見人的聲音……我看見人的面孔……總是要死的庫
士雅西的叫喊和呻吟！……而你們却在那裏宴會！……够了！……
我不答應！……你們喝了兩次茶了……別的人沒有牛乳也沒有牛酪……够
了！你們沒有了食物的時候，我就須用我的儲蓄養活你們……你們現在用的
網，用的船，用的盆子，不都是我的嗎？你沒有幫助他們收集乾草，建築牛
廄嗎？……你不是我的嗎？說！」

「你的，自然是你的！……」他柔和的對她說。

「那末我是不錯的。母牛也許是他們的，但倘若他們還另外在喝牛乳，
他們就欺騙我了。他們害死了我們，好保留他們自己……饑餓來到時，那些
工作過度的，吃得最少的人須先他們而死了。你會死，但是我不願意你死。
我寧願帶們死。對他們說，我願意，我命令他們再和我們住在一起，否則我

會把母牛趕走，燒掉牛廐……他們必須回來！」

「不，我不能對他們這個樣子說。他們不會依從的……他們是自由的人……」

「好！不要你去說，我立刻去燒死他們！……」

她拿起了一根燃燒着的木頭。

「我去說，去說！……呵，女人！我明天會去說的，安心罷！……但是安卡會不同意。母牛是她自己的東西……你從前娶她的丈夫，現在娶她的牛了……我還以為你已經變得更好了……」

她笑了起來，推開了他。皮透哈夷驚嚇地走進了屋內。

「你真愚蠢。我們且看明天你那美麗の木偶說什麼罷。」

她走到屋角，丟下了衣服。法路與脫着衣服，沉思着。

「她想怎樣呀？要瞭解女人真是不可能！……她們都是非常的愚蠢。她們明天一定會互相扯下頭髮來……我須預先通知格萊哥呂。我須這樣的勸告：讓安卡和皮透哈夷睡在牛廐裏，格萊哥呂睡在這裏……那時安卡就好像不在了……或者美爾干夷睡在那裏，那就更好……」

這計劃使他安靜了下來。他已經工作得疲乏，立刻就呼呼的睡熟了。

但是美爾干夷睡不熟。一切的希望和歡樂都已被歌聲所喚醒，站在她的面前：自從這個面色青白的女人來到以後，一切都消失了！……許許多多的不幸都跟着她來到……倘若她不來，也許食物够別的人吃了，也許這樣可怕的夜不會來到……也許她，美爾干夷，現在不會孑然一身……也許格萊哥呂不會拋棄她……也許大家都不會像恨野獸似的恨她。她的嚴厲的心會經軟透，以為她對人微笑，希望人家幸福的日子又會來到的……但現在又是夜，

寒冷，悲哀！而且不會變化……她想起了格萊哥呂的面孔：那是在非常熱烈的紫色的夜間，星星亮晶晶地在河流上閃爍着，但他，推開了她，推開了她……她發抖了。

……而現在……他們在那邊睡着。互抱着頭頸……牛兒們的呼吸使他們的身體暖熱了起來……他們的心安靜地跳着……在一處遠遠的地方，在和暖而富足的屋子中，在別一個女人的身邊，一樣安靜地睡着一個男人，那是她的第一個愛人，把她丟到這裏來的男人……

一陣寒冷的戰慄在她的背上跑了過去。

她從床上爬出來，去吹那火。留在爐竈裏的那一根唯一的柴火燃起來了。她走出去拿木頭，但是不回來了。在黎明的灰白的光中，那間小小的牛廄像幽靈似的在她的眼前露了出來……有一線微細的煙在煙囪裏上冒着。

兇狠的歡樂在她的眼內閃爍起來，她走進了自己的屋內。她注意地聽着，相信法路奧睡熟着，庫七雅西沒有比平常呻吟得更高。她拿了柴火，跑了出去，把牠塞進了遮蓋着牛廐北牆的乾草中。隨後她急速地跑了回來。但她不能再在屋內，她興奮地又跑了出去，忘記把門關上了。血一般紅的火的舌頭已經舐到了四面的牆壁和屋頂。清晨的微風吹開了火焰。美爾干夷急促地推了一根木頭過去，擋住了門。差不多就在這霎那間，牛兒們吼了起來。一個青白的面孔和手顯露在小窗內，強力地敲門的聲音和可怕的非人的叫聲響了起來。

「救命！……起火了！……開門！……」

法路奧、皮透哈夷、連庫士雅西都從屋裏跑出來了。

「那裏起火？什麼起火呀？」他們手足無措地重複地叫着，雖然火焰就

在他們的眼前。

在火堆裏，痛苦和絕望的尖利的聲音，牲畜的哀啼聲，和可怕的生的，掙扎聲響了起來。最後，法路奧看出了門被擋住，跳了過去。雖然火焰像蛇似的在他赤裸的手臂外纏繞着，他終於推開了木頭，開開了門。就在這霎那間，母牛的大頭露了出來。但她已不能走出來，她倒了下去，她的身體塞住了門。法路奧竭力的想拖她出來；他打着，扯着，但這不幸的牛已不能站起來，她只顫動着，叫着。突然，像被誰推着似的，她撲了出來，她的胸脯敲着了門檻，已經燒了一半的牆壁搖撼起來，牆上的木頭便落在法路奧和母牛的身上。一堆柴火蓋住了他們。不幸的法路奧只剩着一隻脚，一隻瘡傷的脚在外面。他竭力想從這可怕的陷阱中站起來，掙扎出來。美爾干夷跑了過去，忘記了危險，開始去丟開那燃燒着的木頭。

突然，風愈加強烈地吹了起來。從屋內飛出來了雲似的黑煙和血紅的火燭，如大龍的刺人的舌頭一般；圍住了美爾干克；同時，已經向她傾斜着的整個的屋子搖撼了，崩墜了。屋頂的正棟打在她的胸上，撞翻了地；又把她壓在地上。她狂叫着，在許多燃燒的木頭中扭縮起來。最後她也靜默了。

上昇的太陽發出金光照着火堆的灰色的煙，和嚇得木呆的皮透哈夷與庫士雅西的人形。

十二

庫士雅西立刻回到了屋內，躺了下去，不再起來了。幾天後她便死了去。皮透哈夷只剩了一個人，她幾乎嚇得失去了知覺。她有食物在很近的棧

房裏，但她怕出去走過死人的旁邊。她只走到屋外很近的地方去檢苔蘚，莓實和草根吃。她瘦削起來，蒼白起來，羸弱起來。這時正是適合於打獵和檢菓實的時候。她只是在屋內度日子，雖然庫士雅西的腐爛的屍首發着臭氣。最後命運派了解脫她的來了。一天晚上，當她提着一桶水回來的時候，她看見了他。那是一匹黑而且大的獸，像母牛一般。皮透哈夷喜歡得發起抖來。起初，她好像覺得那就是他們的母牛，覺得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覺得安卡和格萊哥呂就要回來了。但這位賓客有一個多毛的三角形的大嘴，大的腳爪，沒有角也沒有尾巴。那隻獸看見了她，便站住了，坐下來，開始用後腳抓牠的耳後。皮透哈夷立刻跳進屋內，急促地關上了門，從窗子裏望了出去。這聲音嚇了牠一跳，牠用後腳站了起來，四面的看了。又沉寂又黑暗，只紫色的晚霞照着湖水在遠處響着。那賓客便安靜下來，走到火燒過的地

方，用嘴推着美爾干夷的黑色的頭，開始咬她的身體。牠整夜裏響着，推動着木頭。

早晨，在那死人躺着的地方，只有白骨和炭中的結點的血跡了。熊在旁邊睡着，抱着頭。牠在屋子外宴會了兩天。最後的一夜，人家來妨礙牠了，牠和別的獸鬥着，憤怒地叫着，但牠沒有離開那裏。早晨，皮透哈夷仍看見牠在那一個地方。牠睡在陽光裏……她已餓得非常難當，但她不敢走出去……差不多死了似的，她坐在角隅裏，夢着綠色的樹林，夢着湖邊的一個國度，那裏住着幸福的人們，那裏自由地跑着小孩和小牛……窗子上勒勒的聲響催醒了她。一隻尖利的腳爪和多毛的大嘴幾乎同時伸了進來，但窗洞太小了……熊的眼睛憤怒地發出光來，牠又退了回去……但牠並不退讓……牠在屋外四圍走着，藜藜地踏着草。最後牠呆笨地跳上了屋頂，屋頂就在牠的

重量下勒勒的響了起來……牠抓着掘着泥土，推開了椽子；過了一會椽子分散了，落到屋內來，在明亮的洞裏就現出了一個頭，一雙血一般紅的眼睛。

牠看了看屋內，跳進了裏面。牠在地上停了一停，搖了搖身上的灰，伸了伸鼻子，嗅着，一直往庫七雅西的床上走了去。忽然，牠的眼光遇到了皮透哈夷的兩根寶石般發光的眼睛……

牠用後腳站了起來，呼呼響着，豎起了毛，急促地呼吸着，可怕地向皮透哈夷走了去……她沒有動，沒有叫喊，甚至沒有呻吟，當牠的腳把她瘦小的身體壓倒在凳上的時候……

雪片飛落在冰凍的湖水上，稀疏的樹林和苔蘚的地上。一切都在這嚴嚴的冰凍下變成了水晶一般的堅硬。

當那邊的人從獵人口中知道生癩病的人的屋上不再冒煙的時候，會長便

派了一個代表去看，是不是上帝真的取去了這個國土的「咒詛」。那個雅庫特人徒然的叫了許久，最後用他的長矛挑起了門……他看見了破爛的屋頂，一切都明白了。

「熊！」他喃喃的說。

他帶了這可怕的消息回去。「會議」決定下來，送錢到那鎮上去做喪事的彌撒，燒掉那屋子。

別一個使者虔敬地做了一個十字，在飽融着病毒的舊屋的屋頂下，放了一根燃燒着的木柴……他站在旁邊等待着，直至煙霧證明給他說，火已經很好的燒着。於是他便回了家。

在那咒詛過的地方，只留下了兩堆灰，和一點白骨。屋子的周圍，許久許久沒有人走近去……沒有誰敢在那裏檢菓實。捕魚。追野獸……

但是生命之徵並沒有連根拔去，並沒有和那些不幸的人一起毀滅——
牠又會在人體內生長，那些被咒詛過的沙漠又會充滿起來，又會呻吟起來
的。



胡適之先生的譯著

- | | |
|-----------|------------------------|
| 胡適文存 | 洋裝兩冊，兩元八角
平裝一冊，兩元二角 |
| 胡適文存二集 | 洋裝兩冊，三元
平裝四冊，兩元四角 |
| 胡適文存三集 | 洋裝兩冊，三元二角
平裝四冊，二元六角 |
| 胡適文選 | 全一冊，一元一角 |
| 先秦名學史（英文） | 全一冊，二角 |
| 神會和尚遺集 | 全一冊，七角五分 |
| 短篇小說 | 全一冊，三角 |
| 嘗試集 | 全一冊，四角五分 |

續 譯 小 說

短篇小說	謝	適	定價二角
愛的分野	蔣光慈，陳情	定價一元二角	
普希金小說集	趙誠之	定價七角五分	
俄羅斯名著	李秉之	定價五角五分	
世界短篇小說集	魯 彥	定價九角	
苦海	魯 彥	定價六角	
僕人	汪原放	定價二角	
兩朋友	劉大杰	定價五角	
我的童年	林曼青	定價一元一角	
懺悔	魯 彥	定價七角	
錦了及其他	效 洵	定價四角五分	

亞 東 圖 書 館 印 行

整
理
的
過

舊
小
說
十
二
種

△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

東亞
館書圖
行印

各書全有插 圖之始生的	洋裝二元二角 平裝一元八角
考證原委致 引論，有的	洋裝一元六角 平裝一元三角
有錢芝同先 生的序，有	洋裝四元二角 平裝三元三角
胡石隱編抄 本的序，	洋裝三元二角 平裝二元五角
有的有對半 處先生的序	洋裝二元八角 平裝二元二角
水滸	洋裝二元二角 平裝一元六角
儒林外史	洋裝二元三角 平裝一元七角
紅樓夢	洋裝二元二角 平裝一元七角
西遊記	洋裝二元八角 平裝二元二角
三國演義	洋裝二元二角 平裝一元六角
鏡花緣	洋裝二元三角 平裝一元七角
水滸續集	洋裝一元七角 平裝一元一角
老殘遊記	洋裝一元一角 平裝八角
海上花	洋裝二元一角 平裝一元五角
兒女英雄傳	洋裝二元六角 平裝二元
三俠五義	洋裝二元七角 平裝二元一角
官場現形記	洋裝三元 平裝二元四角
宋人話本	洋裝九角五分 平裝六角五分

版 權 所 有

海 苦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再版

譯 者	魯 彥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上海五馬路後盤街四首 亞 東 圖 書 館
分 售 處	各省各大書店
定 價	大 洋 六 角

廿二年十月十六日

